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九

宋　劉時舉　撰

宋孝宗二

巳丑乾道五年春正月以徐子實充措置兩淮屯田官

罷制國用司　中書舍人汪涊言按中書舍人於制

敕有誤糾其論奏而給事中又所以駁正中書違失近

年給舍列銜同奏非神宗官制之意詔制置非經兩省

書讀不行　三月賜鄭僑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命參
政王炎宣撫四川　夏四月詔恤流移　五月置言事
籍　詔有司議獄以法不得任情重奏裁　六月戊戌
上御便殿　錄孔氏後賜孔瓆官　八月朔日有食之
以陳俊卿虞允文為左右僕射允文嘗有恢復中原
之議而俊卿持重卒與允文不合人有議允文所為虛
誕竟不效　九月復監司避本貫法　令諸路監司分
上下半年廵按所部　冬十月賑温台水　十一月諸

州通判許監司列銜保奏　監司郡守令侍從臺諫西省各舉京朝官以上三人　十二月張栻入對時虞允文以恢復自任栻言欲復中原之地必先收中原百姓之心欲得中原百姓之心當先有以得吾境内百姓之心　降會子收兩淮銅錢

庚寅乾道六年春正月上召黄中中入見因復以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為上精言之又言比年以來言和者忘不共戴天之仇固無久安之計言戰者復為無顧忌大

言又無必勝之策必也暫與之和而亟為之備内修政理而外觀時變則庶乎其可上皆聽納除為兵部尚書兼侍讀 詔免丁錢 二月詔均役法限用抑游手務農桑 三月省諸書吏員 罷淮東總領所併歸淮西以史正志為户部侍郎江浙荆湖淮廣福建等路都大發運使置司江州 罷四川安撫制置司歸宣撫司

夏五月進呈四朝會要上皇玉牒 僕射陳俊卿罷時虞允文始相建議使金以陵寢為請俊卿面奏以為

未可又上疏曰陵寢誠臣子之痛憤然在今日彼方以本朝意在用兵多方為備若更為此以速之彼或先動則吾之事力不辦不知何以待之況使者既行中外疑惑果得所請猶為有名苟或不從殊失國體上意為釋而允文復申前議俊卿即杜門上疏以必去為請出知福州陛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政事以攘外侮泛使未可輕遣允文遂遣使竟不獲其要領　詔革苟且誕謾等習　詔給舍臺諫言事　閏月行錢會各半法　范

成大使金祈請山陵及受書二事金復書略云和好再成界山河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洛以為言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柩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自紹興和戎受書之禮金使捧書陞殿北面立榻前跪進上降榻受書以授內侍完顏褎初立宰相陳康伯與爭遂令伴使取書以進及乾道再和循舊例上意頗悔之明年遣趙雄賀

金生辰附國書云惟列聖久安之陵寢既難一旦而驟遷則靖康未返之衣冠豈敢先期而獨請載復諄諭之意詳及受書之儀蓋今叔姪之情親與昔尊卑之體異金使其臣宣諭宗廟初講和日宋朝來請徽宗梓宮今日講和自當來請欽宗梓宮父子同歸以時奉祀去年使來却妄請鞏洛山陵上國止許奉遷今因聘使輙稱久安陵寢難以驟遷靖康靈柩亦難獨請向來已許還送今反辭以為難於義安在無一語及受書事 六月

張栻入對上曰卿知敵國事乎對曰不知也上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然境內之事則知之詳矣比年諸道歲饑饉民貧而國家兵弱財匱小大之臣又皆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不足以圖彼也復奏疏曰臣竊謂陵寢隔絶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絶之乃使卑詞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為已乖而度之事勢我亦未有必勝之形夫必勝之形當在於蚤正素定之

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戰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以内修外攘進戰退守之事通而為一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虚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矣上為改容歎息

吕中曰孝宗有恢復之志置恢復局覽華夷圖建國用使開都督府立奉使司兵自偏裨而下各有長記將自凖備而上又有揭帖江北諸城浚陴增隍沿淮分戍鼓聲達於泗潁蓋無一日不為恢復之事實以

乾淳之時與紹興之時不同紹興復仇之時仗義而行可也然機豈易乘哉必吾之事力十倍於紹興而後可開禧不知此所以有浪戰之失也

九月更役法　復置武臣提刑　十一月壬午郊　十二月大閱於白石　罷發運司　復淮東總領所

辛卯乾道七年春正月朔加上太上帝后尊號帝曰光堯壽聖繼天體道太上皇帝后曰壽聖明慈太上皇后

上取尚書中所載敬天事編為兩圖以自警名曰敬

天　復鑄錢司　二月立皇子恭王惇爲皇太子大赦
以皇子愷判寧國府進封魏王　張栻入對講葛覃
詩　三月皇太子納妃李氏　復將作監　申嚴閉糴
禁　夏四月詔舉制科　賑楚州饑　劉琦起復同知
樞密院安撫荆襄琦辭免　以皇太子尹臨安府　秋
七月賑湖南江西饑　蠲淮浙丁錢鹽絹　又十月罷
紹興府宗正行司　十一月策制科　十二月立閤門
官輪對法依文臣館職輪對

壬辰乾道八年春二月改僕射名為左右丞相以虞允文梁克家為之以曾懷參知政事以張說王之奇並簽書樞密院事　三月賜黄定以下及第出身　夏五月福建鹽行鈔陳俊卿帥閩移書于宰執曰鹽福建惟上四州可售餘地狹民貧不便　立宗室銓試法　秋七月罷廬州屯田兵　八月泗州水　九月定江西舊鹽鐵錢額　命虞允文宣撫四川　冬十一月詔鬻官田

中嚴定謚賜謚法

癸巳乾道九年春正月以王之奇知揚州淮南安撫使

詔監司守臣革朋比苟且之弊　福建鹽復官賣法

二月命監司條便民事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皇

太子兔尹臨安　江西洪吉饒信等五郡水災命賑之

詔朱熹安貧樂道廉退可嘉特與崇道觀　秋八月

詔興水利　九月進呈中興會要太子令上玉牒　賑

合州饑　冬十月丞相梁克家出知建寧府乃以曾懷

為右丞相以張說知院鄭聞參政以沈夔同知尋復以

姚憲為簽書　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陳升卿賜出身除監察御史　戊戌郊詔明年改元淳熙　旌節行漢州什邡縣陳敏政五世同居旌表門閭　十二月廣西鹽復官賣法

甲午淳熙元年春二月交趾來貢賜國名安南封李天祚南平國王　三月省文武階左右字　出爵募民賑濟　夏四月訓宗室名　詔舉制科　六月詔議祫饗東嚮之位　右丞相曾懷罷先是臺官詹亢宗季棠交

章論列他事因中懷謗遂求退且乞辨明誣謗大理寺根究無實乃貶責亢宗及棠而復相懷續言者又論叅政姚憲與亢宗等通謀陷懷以取相位乃罷憲十一月懷以疾辭乃除職奉祠　九月曾覿開府儀同三司　幸玉津園宴射　冬十一月甲申日有食之　以龔茂良叅知政事　以葉衡為丞相　十二月修吏部七司法　是歲淮南復分為東西路

乙未淳熙二年春三月親試舉人以詹騤為首有蜀人

楊甲對策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二事其一謂嬪妃湔前
聖意幾於惑溺其一謂策士之始其及兵者不過一言
是以談兵革為諱論兵革為迂也上覽對不說置之第
五　夏四月降劉子付兩淮總司　五月燕輔臣於玉
津園上曰朕嘗觀無逸篇見周公為成王歷數商周之
君享國久遠真後世龜鑑葉衡等奏曰陛下能以無逸
為龜鑑真社稷宗廟無窮之福也　六月定補外帶職
格　罷四川宣撫復制置使竄蔣芾王炎張說　秋七

月彗出西方　詔四川制置司存撫關外四州及金州上津沿邊諸處歸正等人　八月湯邦彥使金請河南陵寢地明年夏四月邦彥使金至燕金人拒不納旬餘乃命引見夾道皆控弦露及之士邦彥怖不能措一詞而出上大怒詔流新州自是河南之議遂息不復遣使矣

呂中曰孝宗嘗謂輔臣曰今世士大夫微有西晋風作王衍阿堵等語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

百畝内五十畝為人所強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於家事則人人甚理會得國事則諱言之當時士大夫薰蒸於和議之中一至於此獨虞允文建議遣使以陵寢故地為請其議壯矣以八陵之曠祀中原之久隔固臣子之至痛決不可和矣不幸而奸臣已許之和則請復陵寢故地當爭於講和之中不當爭於和議已定數年之後彼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豈可以虛言動哉求之不已必至用兵度之事勢則我未

有勝彼之實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况中原之地吾不能正大義以取之乃卑辭厚禮以求之其於大義已乖矣此金之所以反得以義責我也越之行成於吳也益忍耻以志仇讎之復而非恃和以自固也卒之二十年早朝宴罷卧薪嘗膽未嘗一日忘會稽之耻故雖屈辱於一時迄能伸其志於後日今徒為卑辭厚禮之事而不能為卧薪嘗膽之規模隆興以來稱叔姪之國則朝廷動色相賀而自壬午至丙寅四十

五年間所爭者僅受書之儀而已此我朝虛文之弊也

九月丞相葉衡罷　閏月賑兩淮饑　嚴因任法　詔常平司每歲奏所部凶歉　冬十月朔加上太上尊號曰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齊明廣慈太上皇后十一月上為太上皇帝預慶七十於立春日詣德壽宮行壽禮大赦　詔強盜贓法比舊法增一倍定罪併左藏南庫封樁庫

丙申淳熙三年春三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進呈上皇日歷　夏四月詔舉監司郡守　雨雹　竄葉衡於郴州言者論葉衡昨任宰輔不能正身竭誠日惟沉酣於酒殉私背公之罪乃竄於郴州　五月以柴瑾為殿中侍御史　以朱熹為秘書郎辭不至　上問魏掞之安在龔茂良奏已物故乃贈宣教郎直秘閣　秋七月以鄭鑑為校書郎　詔獎建康留守劉珙賑濟有方　八月詔御史六察各揚乃職基臺綱益振可令特遷兩官

九月遣官點磨三總所財計 是秋合婺州等水 冬十月録繫囚 立貴妃謝氏為皇后 上謂執政曰若要革弊當從宮禁始 上曰鬻爵非古制也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饑取旨補官外其餘住罷 十一月癸丑郊 詔諸州軍守臣於文武臣内選差 十二月以袁樞所編通鑑紀事賜東宫令與陸贄奏議熟讀曰治道盡於此矣 監司因行部受諸郡折送悉以贓論

安南李天祚死子龍𣉙嗣

丁酉淳熙四年春正月行淳熙歴　令諸州置財用都
歴　雨雹　二月幸太學行釋菜禮　幸武學傅伯壽
言從祀於文宣王者皆當時門弟或歴代之名儒固無
可議武成之廟所從祀者出於開元銓次失於太雜太
祖去白起之像高宗黜韓信而陞充國黜李勣而升李
晟去取之間皆所以示臣子之大節也然王翦無異白
起而彭越臣節不終亦同韓信王僧辯雖平侯景又連
和於齊吳明徹雖取河南然為周所俘不能死節韋孝

寛楊素慕容恪長孫嵩慕容紹宗宇文獻王猛斛律光于謹或本無躬行之實或屈節僭偽之邦豈足多録若夫尹吉甫之伐玁狁召虎之平淮夷皆有周之名將陳湯之斬單于傅介子之刺樓蘭馮奉世之平莎車班超之定西域皆為漢之雋功在晉則謝安石祖逖在唐則王忠嗣張廵皆闕而不録宜詔有司討論使知夫抑矯枉之行者所以崇至徳黜不終之節者所以正君臣去嗜殺之暴者所以勸仁義而為勸沮者大矣尋詔武成

王廟升李晟於堂上降李勣於李晟之次仍以曹彬從祀　幸秘書省賜省官宴上賦七言律詩坐者皆屬和給僧牒助四川總領司措置備邊　三月以史浩為醴泉觀使兼侍讀　幸玉津園宴射　夏五月福州建劍水命賑之　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　龔茂良罷先是茂良退朝曾覿當道不避茂良奏曰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上遣中使諭覿詣政府謝茂良取其直寘官撻之御筆宣問施行太遽會柴瑾論奏不

行得旨補外或指瑾為茂良同年未幾謝廓然除御史中書舍人林光朝繳還詞頭忤上旨改除工部侍郎力求去出知婺州光朝乃茂良同里亦自引疾乞罷出知建康令内殿奏事手疏六事論恢復之具曰天意曰人事曰財賦曰將帥而所以用之者曰謀曰時既退臣僚論茂良擅權亂常上親灑宸翰諭以體貌大臣之意章再上始落職臣僚復以四事誣謗茂良尋責寧遠節副安置英州明年卒於貶所　立三省密院奏審法　秋

七月嚴蜀茶禁　立待補太學試法每正解一名取待補五名　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閱蹴毬於選德殿

紹興水　冬十二月大閱於茅灘

戊戌淳熙五年春二月雨土　三月以史浩為右丞相

十一月罷　上親試舉人以姚穎為第一　夏四月雨土　詔今後差給事中一員立一司專一看詳　五月罷創立場務　六月詔舉御史　知興州吳挻言張震守環州後為敵所破死節贈觀察使仍於西和州立廟

限四川總司錢銀會子額　利州復分東西路以程
挺為西路安撫兼知興州程价東路安撫兼知興元
秋八月詔民間兩稅除折帛折變日有常制外當輸本
色者毋以重價强之折錢有違者按劾以聞　九月辛
秘書省　陳俊卿入對時曾覿以使相領京祠王抃知
閤兼樞密院都承旨甘昪為入內押班三人相與盤結士
大夫爭附之於是鄭鑑為館職袁樞為宗主簿因轉對
數為上言之至是俊卿入對因論覿抃招權納賄薦進

人才而皆以中批行之壞朝廷之紀綱廢有司之法令敗天下之風俗累陛下之聖慈上因是踈覿七年疽發背死

呂中曰方曾覿與龍大淵始用事也劉度爭之去胡沂爭之去張震周必大又爭之去上皆以朋黨疑之及陳俊卿一言而即出二人於外矣俊卿既去而曾覿復來劉恭父言之張敬夫言之龔茂良重言而得貶而覿與王抃甘昇之寵自若也及俊卿一言而復

踈魯覦而棄之矣於是見君子退則小人進君子盛則小人衰也於此見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而人主之論相當求其正已不當求其適已當求其可畏不當求其可愛也於此見孝宗之英明一時之奸邪霧翳終不能以滓穢太清也

以趙雄為丞相王淮為樞密使　　編光堯慈訓　十二月弛沿江漁禁

己亥淳熙六年春正月大社令葉大廉請乞詔内侍省

遇有宣索之物並先次經由令同憑由司上曰此良法也可依　四川制置使胡元質奏諸州上供金銀絹三色乞將太寧監鹽課增羡措置蠲免九州民間科買以蘇民力上從之　雨雹　參知政事錢良臣奏臣昨任淮東總領日失舉茹驤改官今以贓敗法當同坐詔覽良臣所奏乃欲以身行法國有常憲朕不敢私勉從所請可鐫三官　上幸佑聖觀皇太子從召少傅侍讀史浩少保曾覿入侍佑神觀即上儲宫也置酒從容上曰

元良侍側保傅從游太子謙恭仁孝二臣老成忠賢朕心甚樂顧謂皇太子曰近日資治通鑑已熟別讀何書對曰先以經爲主史亦不可廢　詔求言　知南康軍朱熹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時以稅重爲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別作各色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計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

可以節軍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
邊備今日將卒之選率皆膏梁子弟厮役凡流所得差
遣為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裒斂刻剥以償債負
總餽餉之任者亦皆倚贸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
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為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
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計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
之所為然後乃可革也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
公議則可以絶苞苴請託之私而刻剥之風可革務求

忠勇沉毅實經行陣之人則可以革輕拔非才之弊而軍士畏愛蒐閱以時竄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又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屯田之事付以重權責其久任則可以漸省諸屯坐食之兵稍省州郡供軍之數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州縣事力既行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其寛恤庶凡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　三月賑淮東灾　雨雹　詔漕臣舉職　夏五月郴寇平　六月求四川遺書以其

不經兵火所藏官書最多也　秋九月辛未大饗明堂

復合祭奉太祖太宗配　冬十月加封李龍翰　十一

月雨土

庚子淳熙七年春二月頒釋奠儀　張栻卒栻就胡宏

學宏告以孔門論仁之旨栻之言曰學莫大於義利之

辯義者本己之所當為非有為而為此栻請學之要也

初栻在朝召對數次栻所言大抵皆修身恤民務學畏

天與夫抑僥倖屏讒諛故不悅者衆病且死作遺表曰

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天命至此厥路無由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巳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永清四海克鞏丕圖四方賢士大夫往往出涕　詔禁洛學秘書郎趙彦中䟽畧云士風之盛衰風俗之樞機繫焉且以科舉之文言之儒宗文師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説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為師可矣今乃别為洛學飾怪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内濟虚偽之實士風日獘人材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

所在以變士風從之　三月詔舉制科　迎太上帝后宴大内　夏五月頒淳熙新書　六月令試刑法科兼經史　秋八月湖南帥臣辛棄疾所置飛虎軍詔撥隸步軍司　旱　九月詔常朝宰臣免宣名　詔印會子百萬緡犳給江浙代納旱傷州縣月樁錢　冬十二月黎州五部蠻犯邊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十至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許思光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十

宋 劉時舉 撰

宋孝宗三

辛丑淳熙八年春正月上諭宰執曰德壽宮提舉陳源帶浙西副總管趙汝愚謂內侍不當領兵政進呈太上亦以為然並改內祠遂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永為定制三月親試舉人以黄由為第一 詔臨安府及

諸路官私房僦不限貫百十分減三　閏月立臧否郡守法　夏五月宴講筵官　六月賑紹興府徽嚴等州水災　知處州李士龍納租多取加耗詔降一官　錄范質後　呂祖謙以疾奉祠終於家祖謙五世祖公著以勲德著聞四世祖希哲首從程氏遊淵源所漸尤為深遠資稟特異聞道甚早其學本於累世家庭之所傳博稽四方師友之所講至今學者知嚮正學而尊前輩則其訓廸之餘功薰染之遺澤也嘉定八年諡曰成

八月趙雄罷出知瀘州時有言雄多私里黨者於是命大臣進擬皆於姓名下注本貫封入遂為故事　以王淮為左丞相　詔見任宰執臺諫子孫並與宮觀岳廟俾為資考先是蔡京父子共政秦熺繼之由是典型大壞帝深惡之　九月江浙湖北旱出爵募民賑濟　冬十月謹出命經三省法　國子監簿喻良能進忠義傳頌之武舉　詔以連歲荒歉權罷賀雪賜宴　十一月詔諸路賑饑　浙東提舉朱熹入對奏論浙東救荒事乞

勸諭推賞人乞撥賜米斛乞預放來年身丁錢上皆從之又奏推行建寧府社倉法於諸路又乞復白鹿洞書院本唐朝李渤所居有臺榭環以流水雜植花木為一時之勝南唐昇元中因建學館買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後經兵火屋宇煨燼至是復之

呂中曰我朝京師有學諸州有學下至一邑亦有學其制備矣然古人比閭族黨莫不有學則復白鹿書院其亦鄉學之意歟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葢三

千焉則傳道育才不在辟雍泮水而在杏壇之上洙泗之間於此見鄉學之有功也國家肇造之初為書院者有五曰嵩陽書院曰石鼓書院曰嶽麓書院曰應天府書院曰白鹿書院今嵩陽應天二書院不可考而石鼓書院淳熙中得潘侯時而復興嶽麓書院又得張朱二先生振之回視州縣之學不過世俗之書進取之業其相去豈數百驛而已哉當文公乞復書院時朝野喧謂州縣已有學校不必煩費文公之議

曰先王禮樂之官與異端鬼道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父無君之教孰利孰害今佛老之宫大郡以千計中郡不下數十學校教養郡縣僅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復有其盛衰多寡相絶如此則其邪正利害之際亦已明矣今有司不能正於彼反疑其有所請於此不知其何說也

十二月雨雹

壬寅淳熙九年春正月賑兩浙饑　池州汪青坐盜發

人家誅後他卒事覺知非青罪詔推勘官吏趙粹中落職餘責罰有差青家支給五年王淮奏陛下念一夫之寃存恤其家恩及幽明矣　詔勸民種春麥　夏六月詔侍從臺諫舉官堪充監司者各一二名　秋八月詔任子以品秩之崇卑立為定數宰相十人開封以上同執政八人太尉同侍從六人觀察使至節度侍御史同中散大夫至中大夫四人右武大夫至通侍大夫同帶職朝奉郎至朝議大夫三人職事官寺長貳監長至左

右司諫開封少尹釐務及一年須官至朝奉郎并朝奉郎元帶職人因除在京職事官而寄職者同武翼大夫至武功大夫同非侍從官無遺表外見行條格致仕遺表通減三分之一餘分不減紹興初中書舍人趙思誠上任子限員之議詔從官討論至是始用廷臣集議行之　淮東蝗　辛巳大饗明堂　九月以王淮梁克家爲左右丞相　冬十一月夔州路饑

癸卯淳熙十年春正月上曰養兵費財國用十分錢八

分養兵周必大奏尚不止八分上曰今民間未裕江東浙西路州軍寄招鎮江諸軍及武鋒軍歲額人數可權免三年所有諸州未足之數特以蠲免　以黄洽為御史中丞　三月詔舉制科　夏六月兩浙水命賑之

監察御史請禁偽學奏畧曰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我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偽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偽而已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偽臣伏見近世士

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考其所為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偽者耶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之間擯棄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為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從之　廣西運司申昭州金坑五處遞年所入不多若行廢罷以裕民間甚便上

從之　詔監司帥臣歲舉廉吏一二人　詔經理屯田
和州屯田五百餘所廬州管下三十六處建康府上元
縣五百餘頃又襄陽府宜城縣荒熟田七百五十頃令
各處具田畝實數以聞　詔命官犯自盜枉法贓罪抵
死者籍沒家財取旨決配必無容貸　秋七月廣西鹽
復鈔法先是官利其贏而自鬻久為民病至是詔罷官
給官賣通行客鈔　旱詔求言上謂輔臣曰朕心未嘗
放下一日之間天下定行一兩遭又謂數日羣臣應詔

言事並無及朕過失多言刑獄事刑獄自有成法王淮對曰陛下憂勤如此更有何過失可指　詔助役聽從民便先是處州守臣范成大於本州令民間出錢助役謂之義役行之十六年後有右正言蔣繼周言范成大倡為義役之說擾民壞法乞降睿旨將處州及兩浙有見行差役去處聽從民便令官司不得干預其民間自難久行或不能息爭訟仰州縣照應物力　次差募從之監察御史謝諤言蔣繼周所奏係是兩項見行義役聽

從民便是行義役法也民間自難久行不能息訟依次差募是待差役法也是欲差役義役並行不曾名言盡罷義役訪聞江東西諸路乘此頗有摇動益民間舊因差役吏緣為奸當差之時枚舉數名廣行追擾望其脱免邀求貨賂使之爭訟至有累月而不定者所以吏人自為謗曰衆人出錢一户入役民間因此多有困竭縁行義役遂頗便之胥吏束手無措日夕伺隙以敗其謀近有饒州吉州人户赴臺陳訴端有可憫乞下諸路應有

義役當從民便其不願義役及自有爭訟乃行差役上曰前則蔣繼周言處州守臣專行義役之弊今諤欲義役差役各從民便令照前降指揮施行　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大閱於龍山　李椿卒椿為吏部侍郎極言宦官之盛衰係有國之興亡靖康明受其權有以裁制之則國家免於前日之禍宦官亦保其富貴又門禁宮戒之外勿使預於人材政事又嚴士大夫兵將官與之交通之禁又言渡江以來茶法之弊謂官執券市之園户

州縣歲額取之於民廣西鹽法官自鬻之後改鈔法漕
計大窘以一路田租二十二萬斛令民折而輸錢至於
吏祿兵糧稍無所給則又損其估以市於民曰和糴曰
招糴椿請除民和糴招糴官民兩便椿所言皆憂國利
民之事及卒人皆為之流涕
甲辰淳熙十一年春正月辛卯雨土　詔救災傷免覈
實　甲午雨土　二月令兩淮京西河北路閱民兵萬
弩手拘集比試每州解一二名赴樞密院依四川義士

例補授以示激勸　三月親試舉人以衛涇為第一

太湖知縣趙傑之有言其不丁繼母憂者上諭宰臣王

淮曰士大夫一被此名此身不可贖不須明言其罪止

降一官上之忠厚如此　夏五月校書郎羅點請降配

刑謂戢盜賊不可不弭逃亡之卒欲弭逃亡之卒不可

不減刺配之法望詔有司將見行刺配情輕者從寬減

降或議居役或編管他郡令其應配照淳熙元年指揮擇

其强壯者充軍庶幾配卒漸少不至於盜又四年八月

臣曾言刺配之法始於晉天福間國初加杖用貸死罪
竊謂前後創立配條若止令居役不離鄉井則幾於長
奸不足以懲惡若仍用配法不恤黥刺則面目一壞誰
復顧藉强民適長威力有過無由自新檢照元豐刑部
格諸編配人自有不移不放及移放條限政和編配格
又有情重稍重情輕稍輕四等色目莫若依舊制參行
而其他偶罹於罪皆得全其面目知所顧藉可以自新
省過弭銷姦黨誠天下之切務乞詔有司裁定施行

建康府太平等州水命賑之　六月詔舉制科詔不拘
三歲之制有合試人舉官即以名聞明年春詔制舉題
免出註疏　秋七月賑泉福興化軍饑　冬十二月熊
克上九朝通略
乙巳淳熙十二年春正月知平江府常熟縣曾緫犯贓
監司傅琪劉穎失察並降官　上諭輔臣諸路獄案多
稽滯其間久不决者各取一二件將上仍命罰之　二
月雨雹　三月右正言蔣繼周申禁胡服番樂　夏五

月地震　秋九月湖州台州水　冬十月詔戒將帥曰朕惟將帥之弊每在蔽功而忌能專己而自用故下有沉抑之嘆而上無勝算之助殊不知兼收衆善不掩其勞使智者獻其謀勇者盡其力迨夫成效則皆主帥之功也昔趙奢解閼與之圍始令軍中有諫者死及許歷進北山之策而奢許諾卒敗秦師奢為封君與廉頗同仕果何害焉卿當以奢為法毋蹈往弊仍刻石給賜諸將　十一月辛卯郊　十二月庚戌朔太上皇帝尊號

加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八字太上皇后加備德二字

丙午淳熙十三年春正月庚辰朔慶上皇聖壽八十行慶壽禮乃大赦　夏四月詔以沒官田産入常平　五月宴經筵官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蕭燧等御筵及金器鞍馬上召宰執賜酒從容詔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且如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二句人君豈不知自是不能行甚者但作歌詩如隋唐之君竟亦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

陸贄論諫諄復不已者原欲德宗知而行之如魏徵於
太宗則語言不甚諄復且當德宗禍亂果何等時而與
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其事有是非當面反覆詰難
猶恐未盡中人傳旨又安能盡事機之會間不容髮中
人得旨誤事實多朕每事以太宗為法德宗為戒　秋
閏七月雨雹　八月乙亥日月五星聚軫　九月求遺書
戸部言江西帥司乞以上供和糴折價錢上曰食與
貨自是不同本是納米今使納錢以病民尤不可也

冬十一月四朝國史成　梁克家罷相與在京宮觀明年六月薨謚文靖　十二月利州路饑命賑之

丁未淳熙十四年春二月以樞密使周必大爲右丞相以參政施師點知樞密院事　二月封節婦廖氏墓親試舉人賜王容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夏六月旱詔求言　衡州請修炎帝陵從之　秋七月賑台州紹興府等州旱災　九月令湖北京西措置民兵以三丁取一五丁取二十丁取三　冬十月大赦　乙亥太上皇

帝崩遺詔太上皇后宜改稱皇太后尋上宮名曰慈福

上尋諭王淮等欲不用易月之制如晉孝武魏孝文

實行三年喪服自不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

等奏通鑑載晉武雖有此意然後來只是宮中深衣練

冠上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譏之後來武

帝竟欲行淮等奏記得亦不曾行上曰自我作古何害

十一月詔皇太子參決庶務　詔定歷差

戊申淳熙十五年春正月置補闕拾遺　郄會慶節進

奉 三月葬高宗永思陵 夏四月祔高宗以吕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配饗廟庭詔曰朕昨降指揮欲衰絰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語然稽諸禮典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蓋三年之制斷自聖心舉千載廢墜之典不為浮議所搖廟號曰孝不亦宜乎

吕中曰此高廟配享之儀從洪景盧之請也然以公

論觀之當以韓趙二公配享而呂頤浩不厭人望張俊附檜主和誣殺岳飛不當預配饗之列故當時論者以為普彬之配食太祖定議於二十餘年之後今乃忽定於一日之間乞别集議其後楊萬里亦上書爭其事謂今建議之臣曰欺曰專曰私而已又論張公有社稷大功者五建復辟之勲一也發儲嗣之議二也誅范瓊以立國基三也用吳玠以保全蜀四也却劉璘以定江左五也盖景盧兄弟皆湯思退舊客

夙有憾於魏公故以復辟之功歸之吕頤浩也其後
孝廟配享議者推陳魯公而魏公終不得預蓋但以
富平符離之過而不考曹彬岐溝之敗其喪師蹙國
亦不下於富平符離豈可以一眚而掩其大德乎
三月大享明堂自乾道以後議者以德壽宮為嫌止行
郊祀淳熙六年用朱熹等議行明堂之祭熹言近世祀
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認孝經之意也孝經
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乃曰郊祀后稷

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者謂郊祀配天也帝者五帝之神也故上云嚴父配天下乃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父者專謂后稷也祖為王父則父不專謂考也至是周必大言高宗几筵未除未應配坐且當以太祖太宗配孝經自周公言之故曰嚴父耳留正言嚴父專指周公而言若成王則其祖也　五月丞相王淮罷辭免判衢州　六月雨雹　朱熹入對　賑臨安饑

京鏜使金為報謝使堅執不肯聽樂詔京鏜將命執

禮可嘉乃以京鏜為工部侍郎 秋七月賑諸州水災

八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陳亮上萬言書略曰秦檜

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已索然無餘矣陛下

有削平宇内之志又二十餘年而天下之士始知所向

其有功於社稷宗廟非區區之所能誦也高宗皇帝春

秋既尊陛下不欲大舉以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

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廟天

下之英雄豪傑仰首而觀陛下之舉動其忍使二十年

閒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日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徳尊者之所宜也東宫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不於此時命東宫為撫軍大將軍使之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此肅宗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震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而吾之驅馳運動亦有所憑藉矣陛下倘以撫軍之言為可行則當先理建業而後臨之雖今歲無北伐之舉而

為經理建業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金絕陛下即位之志庶少伸矣　九月辛丑大享明堂上曰配位如何周必大言禮官昨已申請高宗几筵未除用徽宗故事未應配坐且當以太祖太宗並配他日高宗几筵既除自當別議　錄中興節義後　冬十月置煥章閣藏高宗御集　鄭僑使金賀正旦張時修副之金主病篤傳旨免朝見令就東上閤門進書僑與時修抗辭謂閤門者乃臣僚進獻表章之地皇帝國書豈當於此投進乃令

且就館至元日遣還明日金主告殂使還未至會光宗受禪遷給事中 十二月召朱熹上封事曰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

己酉淳熙十六年春正月以周必大留正為左右丞相

呂中曰相位之所以屢易者蓋懲秦檜專權之弊也然二十八年命相十有七人洪文惠三閱月而罷張

魏公蔣子禮皆四閲月葉夢錫十閲月湯岐公葉正簡魏文節皆不踰年陳魏公一年七閲月趙魏公二年九閲月惟虞雍公滿三年而王魯公六年九閲月此其最久也若周益公爰立二年留衡公爰立踰月則同值内禪矣此外再入陳魯公事上凡一年九閲月吏部王魯魯公各不踰年惟梁鄭公再相僅五年以久病而罷此其最久也淳熙十五年沈清臣言天下之務有六一曰論相必天下之真相陛下始也取

之故老重臣既而取之潛藩舊傳或取之詞臣翰墨或取之時望名流或取之刑法能吏或取之刀筆計臣或取之雅重脫易或取之行實自將或取之跅弛誕謾或取之謹畏柔懦或取狡猾俗吏或取勾稽小才始也取之奸豪詭詐皆空鄙之人而卒也任之柔懦委靡無可立之志間有度量沉靜而經畫甚淺心存社稷而才術甚疎表裏忠讜而規制良狹其他則以空疎敗以鄙猥敗以欺誕敗以奸險敗以浮誇敗

以貪墨敗以詭詐敗以委靡敗然則焉用彼相哉

二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壬戌上內禪移居重華宮皇太子即皇帝位立妃李氏為皇后　上壽聖皇太后尊號　詔求言　下戒勵詔　詔職事官日輪面對秘書郎權吏部郎官鄭湜因轉對首言三代以還本朝家法最正一曰事親二曰齊家三曰教子此家法之大經也自昔帝王雖有天下之富而不以天下養其親惟高宗享天下之養壽皇躬天下之孝二十有七年人無間言

此聖賢之所難也陛下率而行之必如壽皇然後無愧也本朝歷世以來未有不賢之后葢祖宗家法最嚴子孫持守最謹也后家待遇有節故無恩寵盈溢之過妃嬪進御有序故無忌嫉專恣之行宮禁不與外事故無斜封請謁之私此三者漢唐所不及也陛下能謹閨家之義察女壯之戒則齊家之道得矣皇子岐嶷之性過人遠甚然在王所者左右前後皆善士也王誰與為不善講讀之官進見有時志意不通休沐之日或至多

於講讀時而在左右前後之人與王親狎朝夕無間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之物也願陛下盡事親之道以全帝王之大孝嚴家法之義以正內治之紀綱明教子之規以壽萬世之基本　三月皇子擴進封嘉王夏五月周必大罷相　秋九月赴省舉人定以二月一日引試　冬十月詔大臣裁節冗費　十一月詔遵祖宗成憲　是歲金主雍死孫璟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十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十一

宋 劉時舉 撰

宋光宗

庚戌紹熙元年春二月申明御史彈奏二十條御史臺彈奏格三百五條本淳熙所定至是劉光祖摘其有關於中外臣僚握兵將帥后戚内侍兵農禮樂訛雜風俗奢僭之事凡二十條奏乞付下恪守上從之　詔壽聖帝

典章法度類編成書當遵而行之　以趙汝愚知貢舉而宗室知貢舉自此始　右丞相留正請建儲上曰少俟議之　貶姜特立時特立譙熙載以春坊舊人得幸特立除知閤門事留正為右揆通亞參尚闕特立忽見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揆而葉張二尚書中擇一人誰實先之明日正奏具論其招權納賄之狀上大怒罷特立與興國官　夏五月親試舉人賜余復以下五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罷劉光祖言職是春何

澹同知貢舉光祖除殿中侍御史首上學術邪正之章及奏名光祖被旨入院拆號與澹同席謝深甫逼澹曰近日風采一新光祖曰光祖非立異也但常日為大諫所言者則自言之耳澹出同院謂光祖曰何自然見公所上章數日為之恍惚曰餌定志丸他可知也未幾深甫除右正言至是光祖坐論吳瑞孫瑠事忤旨出為潼川府轉運判官澹遷御史中丞議論自此分矣吳瑞者舊以巫醫為業上在潛邸先是上皇有病國醫不能療吳瑞療治

有功上既受禪擢閤門宣贊舍人又遷帶御器械澹三
上疏論之不報給事亦封還勅黄上以御筆諭止之光
祖再上疏言小人渝分干請而使給諫不得行其職輕
名器虧紀綱褻主權是一日而三失也疏入上命大臣
令都司諭止之光祖言益力上不樂徙光祖為太府少
卿由是遂出　蠲減充窠名版帳錢　秋八月詔造新
歷　冬十月改左藏西上庫為封樁下庫　減廣西五
州鹽直鹽數　命監司帥守舉人才　命潭州經界緩

不克行　保任京官犯贓連坐　湖北會子初行兩界

辛亥紹熙二年春正月詔修紹熙會計録　詔裁節浮

費自今内諸司所給賜所營造所取索悉從有司定為

中制惟正之供濫恩横例皆釐正之詔謁者趙彦逾何

澹同稽考其後亦不果裁節焉　夏四月初命任子簾

試以革代筆之弊　工部侍郎潘景珪言法令一書久

不删潤乃復置詳定敕令局差詳定一員删修官三員

五月太學生余古上書言上宴遊無度聲樂不絶宫

女進獻不時伶人出入無節宦官侵奪攝政隨加寵賜或至超遷更建樓臺不輟興作深為陛下不取也甚至奏胡戎樂習齋郎舞乃使嬖妾雜以優人聚之數十飾以怪巾施之異服備極惡醜以致戲笑至亡謂也帝覽書怒始以編管議古罪言者乞從寬宥乃送秀州聽讀

右丞相留正請復建儲上曰俟過宫與壽皇議之既而諭正壽皇聖意亦欲少緩　六院官復入雜押　秋中丞何澹有所生繼母之喪請解官持服　冬十一月

壬申冬至郊風雨大至上震懼感疾后李氏大將李道女也悍而妬欲援立子嘉王爲儲嗣因宴而請於壽皇未許后不遜壽皇有怒語后銜之乃造言謂壽皇有廢立意上驚疑疾愈甚及聞後宮有暴死者上震懼其疾不能痊平

壬子紹熙三年春正月上以疾不瘳乃御内朝於是重華宮溫凊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寧輔羣臣封章沓上都人始憂　臣僚上言臣願陛下先清心寡欲躬自節儉然後明詔大臣裁立經費上自乘

興下至庶府一切量事裁酌罷其不急損其太過 伶人胡永年積官至武功大夫遇恩乞任子吏部尚書趙汝愚奏永年樂藝出身難以任子望立為定法從之

夏四月童子科吳綱年九歲能誦六經語孟以壽皇聖帝親特改承務郎 皇伯嗣秀王伯圭拜太師 蜀鹽復舊法聽從民間自煮鹽歲輸課利 增印兩淮會子

秋七月瀘州軍亂 蠲減蜀中重額錢

癸丑紹熙四年春正月詔江上諸軍陞差統制至准備

將者令主帥解發三人赴總領所選擇一名事既行諸將皆不以為便　三月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察院汪義端有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為宰執汝愚力辭復命當筆學士申諭聖意汝愚乃受命　趙汝愚言舊法聽改官者皆以三考為一任令以三考之外未罷奇零日內輒敢從旁干請已非法意詔未成考人於後任湊成三考聽舉改官應著為令　夏五月左丞相留正以論姜特立待罪　親試舉人賜陳亮以下三百九十人及

第禮部舉人以亮冠多士朝野相賀　李僑年五十四調成都府司户參軍自以禄不及養乞以一官回贈父母上嘉其志特詔以本官致仕父母皆予初品官封蓋異數也　録先聖後詔以文遠子為承奉郎　冬十一月戊寅上朝重華宫　左丞相留正復視事　十二月布衣王孝禮言今年冬至日影表當在十九日壬午而會元歴乃在二十日癸未係差一日乞將修内作所掌銅表圭降付太史局測驗從之　以朱熹為湖南安撫

知潭州是冬使人自金回金問朱先生安在荅以見在
擢用回白廟堂遂有是除　吏獨員薦士法
甲寅紹熙五年春三月壽皇不豫　夏四月朱熹始拜
命赴潭州　五月壽皇疾寖棘上不能視疾人情益懼
王府贊讀黄由乞令皇子嘉王過重華宫問疾甲申嘉
王至重華宫壽皇為之感動戊寅以壽皇服藥故乃大
赦　六月丁酉夜壽皇崩於重華宫上猶未能出嘉王
數入禁中泣請未遂中外訛言靡所不至翌日宰執奏

事退太皇太后御札付宰執已下命宰執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左丞相留正樞密趙汝愚參政陳騤同知余端禮率百官詣文德殿拜表畢退聚重華殿廬議成服典故端禮引唐肅宗朝羣臣發哀太極殿故事附中使王公昌入奏是日太皇太后有旨皇帝以疾聽就內中成服汝愚請太后垂簾不許　丁未留正等奏嘉王仁孝夙成學問日進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　乙卯再擬指揮進入上怒書八字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而以手札付

留正其議猶未決也　利州西路帥吳挺卒　革兩川
牒試弊　秋七月壬戌左丞相留正逃歸　辛酉上正
臨朝仆於地都人大駭工部尚書趙彦逾見汝愚白事
汝愚微告以翊戴之議遣中郎將范仲壬以告殿帥郭
杲汝愚知太皇太后深以宗社為憂將白事焉而難其
人有知閤門事韓侂胄者太后女弟之子也張宗尹同
在閤門遂令侂胄以内禪事附宗尹入奏又使閤門宣
贊舍人傅昌期家製黄袍時王在嘉邸猶未知也甲子

果與步帥王仲先分兵衛南北内太皇太后垂簾命閤
禮引嘉王先入汝愚出太皇太后聖旨云皇帝以疾至
今未能執喪曾有親筆自欲退閒皇子嘉王可即皇帝
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王固辭且顧
汝愚曰某無罪恐負不孝之名閤禮等以黄袍披上上
拒不受汝愚固請遂即皇帝位於東楹之素幄次行禫
祭禮都人聞之始安乃大赦天下赦文有曰冲懐每念
於退閒親翰嘗頒於近輔先是京口諸軍亂言洶洶襄

土歸正人陳應祥亦謀為變舉事前一日登極赦書至遂敗　是晚沈有開彭龜年乞奏事上慘然久之曰前日聞大臣有建儲之話此亦可以息浮言安人心今忽遽乃爾早泣告慈福不可至今悸動

呂中曰光宗自在潛邸以令德著聞孝宗屬意卒受内禪未幾不幸嬰疾享國不永而能以神器授之聖子付託得人豈不美哉

詔建大安宮以奉太上皇帝太上皇后　尋詔五日一

朝百官月兩朝　立崇國夫人韓氏為皇后　上既立
趙汝愚奏乞禮請留正上從之而侍御史張叔椿劾留
正擅去乃徙叔椿吏部侍郎而留正復相　戊辰詔求言
以章穎為侍御史黄艾為左司諫　鄭湜使金告登
位范仲壬副之　己巳趙汝愚兼參知政事　庚午朱
熹自湖南召赴行在先是黄裳為嘉王府翊善光宗宣
諭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因進曰若欲進德修業
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帝問曰誰

以熹對彭龜年繼為宮僚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嘉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之說自後每講必問熹之說如何故即位首召之

辛未以黄裳為給事中陳傅良彭龜年並為中書舍人黄由為起居郎沈有開為起居舍人　乙亥以趙汝愚為右丞相辭不拜陳騤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　賜前宰執侍從詔訪以得失　丙子大風　戊寅賞定策功以郭杲除武康軍節度使　韓侂

胄除汝州防禦使初侂胄以内禪為己功所望不過節鉞知閤劉弼嘗從容以告汝愚汝愚不答侂胄不滿所望漸有邪謀　辛巳趙汝愚辭相除樞密院　壬午貶内侍林億年陳源楊舜卿以光宗已病不能時過宮源等離間之罪　癸酉余端禮辭同知樞密院事　甲申罷黜簽書樞密院事　詔兩省官看詳封事具要切者以聞　戊子詔百官日輪一員面對　八月辛卯初御行宮行殿聽政　辛巳除朱熹焕章閣待制　甲午增

置講讀官以黃裳陳傅良彭龜年為之壬寅賜講讀官
詔　乙巳詔晚講官坐講尋罷　詔以生日為天祐節
詔諸道舉廉吏糾汙吏　皇弟柄進封徐國公禮部
侍郎　上率羣臣朝泰安宮　許及之等請祧宣祖廟
而祔壽皇詔侍從禮官集議　是年趙汝愚秉政遂祧
禧宣二廟而正太祖東嚮之位朱熹力爭不聽　丁未
議賑諸路水旱　乙夘安南國王李龍翰加封思忠功
臣　減廣南鹽額　章隸黃文罷言職　謝深甫為御

史中丞先是侂胄恃功意望建節恨趙汝愚抑之有怨言徐誼為京尹勸汝愚以節度使授之汝愚悔遣人諭侂胄侂胄荅語不遜遂日夜謀引其黨為臺諫以擯汝愚會汝愚奏除劉光祖侍御史陳騤忽奏曰劉光祖與臣有嫌今光祖入臺願先避位汝愚愕然而止侂胄遂以内批除深甫蓋侂胄與騤合謀已久汝愚未之覺爾

黄度為右正言度在言路未幾欲論韓侂胄之奸侂胄知之以内批斥去　丙辰罷留正相位於是朱熹赴

召至信州閒之有憂色未幾諫議張叔椿再劾留正擅去相位詔降正觀文殿學士　復命趙汝愚為右丞相詔侍從兩省臺諫各舉通亮公清不植黨與曾任知縣者二人　丁卯劉德秀為監察御史時趙汝愚奏乞令近臣舉御史許之始議除兩人諸公舉吳獵者最多名在其首游仲鴻次之德秀為大理寺主簿與侂胄深交侂胄乃諭中司令薦德秀因以内批令兼用中司舉者一人德秀遂與吳獵並除其黨以次而進言路遂皆

佹胄之人一時善類排斥無餘蓋十餘年而後定云
庚午簽書羅點卒　辛未合祭天地於明堂上以孝宗之喪命趙汝愚朝獻景靈宮命嗣秀王伯圭朝享太廟而親祀明堂乃大赦天下趙汝愚為政首裁抑僥倖以故人多怨者自祖宗以來人主登極凡列郡守臣率得任子恩閤有闕守臣而以幕職班行攝之者亦官之如例英宗即位司馬公時知諫院嘗以為言不聽上受禪肆眚汝愚因進言始命監司郡守許上表進貢推恩內

守臣係權官者免進貢其表聽附遞是歲五月以孝宗大漸嘗肆赦七月上登極九月宗祀明堂尚書省契勘一歲之間三行赦故恐有兇惡累犯之人指恩作過內曾犯徒流罪已經登極赦恩免罪後再犯徒流以情深理重者未得斷遣別聽朝廷指揮其指揮與赦文同降但以白紙連書於黃牒前云二事皆前所未有也　京鏜簽書樞密事侂胄用鏜為黨陳傅良吳旂劉光祖咸先後斥去羣憸附和視正士如仇讎衣冠之禍自此始

矣　壬午黃裳卒裳與羅點相繼殂謝而汝愚之勢益孤　甲申韓侂胄為宣州觀察使侂胄除防禦使不滿上疏力辭乃止遷一官於是怨趙汝愚益深矣　冬十月辛卯銓量四川守臣朱熹奏五事於行宮便殿　乙未以雷雨詔求言　辛丑減兩浙江東西路和買折帛錢蠲兩浙路丁絹身丁錢一半　雅州蠻寇邊　是日命朱熹講大學　除朱熹國史實錄同修撰辭不允　甲辰詔後有看詳封事擇其善者條上　乙巳上大行至

尊壽皇帝謚曰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廟號孝宗　尋詔
廟樂名曰大倫之舞　詔建欑宮於永思陵之東南以
十一月乙卯權欑孝宗殯宮於永阜陵　丙午卻瑞慶
節賀表　壬申曾三復使金賀正旦　是月詔建福寧
殿朱熹彭龜年請罷之　閏十月癸亥集議廟制　辛
未核實封樁錢　乙亥趙彥逾知建康府彥逾初與汝
愚引己同升已而止除端明知建康彥逾怨之遂與侂
胄合未幾改除四川制置彥逾益恨入辭疏廷臣姓名

於上指為汝愚之黨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於是上亦疑汝愚矣　復提舉太史局官詔兩省臺諫侍從各舉宗室有文學器識者二人　詔改明年元　賜史浩謚曰文惠　十一月戊子上欲罷朱熹乃降內批朕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趙汝愚獨袖內批還上且諫且拜韓侂胄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侂胄使中使王德謙封內批以授熹熹即附奏謝遂行給事中樓鑰封還錄黃舍人鄧馹面奏

乞留熹上許除宫祠已而不下起居郎劉光祖又言之中書舎人陳傅良再封還録黄有㫖除熹寳文閣待制與郡傅良䟽中有朱熹論事頗頻煩迂闊之語蓋侂胄嘗言陛下千乘萬騎而熹乃欲令一日一朝豈非迂闊故時人謂傅良因廟議不合陰肆中傷去熹工部侍郎黄艾因侍講問逐熹之驟上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聞侂胄嘗令優人王喜於禁中效熹容止為戲熒惑上聽於是侍講孫逢吉誦言將入諫乃止　登聞

鼓院游仲鴻上言朱熹海内名儒首蒙收召四方傳誦以為天下大老歸之纔四十餘日復有宫祠之命逺近相弔以為天下大老去之則人誰不欲去者若正人盡去陛下何以為國願亟還朱熹無使小人得志養成亂階時侂胄勢方盛人皆為仲鴻危

吕中曰甚矣君子之道難行而小人之奸易售也昔哲宗初年伊川先生入在講筵未幾羣吠紛紛遂有西監之除今寧宗新政晦庵先生入侍經帷未幾權

倖娼疾遽有宫觀之命嗚呼此小人排擯道學之漸自是而後臺諫糾彈一則曰偽學二則曰偽黨已醖釀於此時矣

甲午復加安南國王濟美功臣　丙午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　彭龜年論韓侂胄竊弄權柄為中外所附不去必貽患又奏只緣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太暴故謂陛下宜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之易去小人如此之難上初欲兩罷之汝愚聞䟽欲兩留之既

而內批彭龜年與郡佐胄既留勢益張矣佐胄因欲併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宋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佐胄然之 詔均內外任汝愚當國言者以為今賢士大夫往往不樂為外官蓋外權太輕雖欲有所施設而不得騁故也今日之勢莫若稍重外重外之權必使帥漕總領可以馴致於從官而後可久任可久任而後可以責事功詔可未幾汝愚去位亦不克行

辛亥雨木氷 詔用三年之制 以明州潛邸改慶

元府　十二月乙巳朔禁民間妄言宮禁事　戊辰以陳康伯配饗孝宗廟庭　己巳陳騤罷　庚午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皆侂胄引進將以助己彭龜年上疏攻侂胄乃罷趙汝愚請留彭龜年而上不允　陳傅良為陳雨所劾劉光祖為德秀所劾坐留朱熹之罪傅良罷中書舍人光祖罷起居郎

是歲詔賑諸路水旱　築紹熙堰淮東提舉陳損之以淮田多沮洳因築堤數百里捍之得良田數百頃事

閩錫名紹熙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十一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十二

宋 劉時舉 撰

宋寧宗一

乙卯慶元元年春正月丁亥蠲兩淮租稅　黎州蠻寇邊　詔兩浙淮南江東路荒歉諸州收養遺棄小兒以陰雨賑濟行在貧民尋詔釋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路杖以下囚　丙辰白虹貫日　二月詔兩浙諸州勸

民耕墾荒田　詔帥臣監司歲終考郡守臧否以聞
趙汝愚罷相右正言李沐奏乞罷趙汝愚政柄以尊安
天位杜塞姦源是日汝愚竟出浙江亭待罪詔宣押赴
都堂治事沐又再上書汝愚遂罷相章穎徐誼上疏乞
留汝愚李祥楊簡坐汝愚黨並罷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
上書竊見諫官李沐論前相趙汝愚所為乖戾隨即罷
去若慮陛下父子之際懐不自安故黜汝愚以安天下
亦未為過如沐所言則以為汝愚自居同姓數談夢兆

專政擅權欺君植黨殆將不利於陛下以此加詆其實不然汝愚之去中外咨憤而言者以爲父母歡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章頴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既而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相繼抗論毅然求去一旦祥有補外之命惡其與簡扶植正論潔身而去極力擠排同日報罷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涕泣而相告曰使二人者苟有一毫爲己之私豈肯自附於已去之宰相而犯虎豹九關之怒哉今李沭自知邪正之不兩立而公論之

不直於己乃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
下之聽臣以二人之去若未足惜殆恐君子小人消長
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陛下獨不
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是時假非汝愚
出死力定大議使陛下得以成壽康皇帝揖遜之志行
孝宗皇帝未舉之喪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
汝愚方位樞府秉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尚不於此
時為利今朝廷清明上下定安乃有異志乎願陛下念

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詔宏中等罔亂上書扇揺國是各流五百里中書舍人鄧馹言臣仰惟國家開設學校教養士類德至渥也自建太學以來上書言事者無時無之累朝仁聖相繼天覆海涵不加之罪甚者押歸本貫或他州聽讀而已紹熙間有布衣余古上書狂悖若以指斥之罪坐之誠不爲過太上皇帝始者震怒降旨編管已而臣寮論奏竟從寛典陛下今日編管楊宏

中等六人若以扇揺國是非之則未若指斥乘輿之罪大也以六輩言之則一夫爲至寡也聖明初政仁厚擩闓睿斷過嚴人情震駭所有録黄未敢書行是日有旨李沐除右諫議大夫劉德秀除右正言知臨安府錢象祖捕諸生押送貶所未幾駟罷出知泉州侂胄既誅有旨褒録上書之士宏中衘皆循一資端朝仲麟各免文解一次傳已死以束帛賜其家

呂中曰父有天下傳歸於子此古今之常也後世以

人臣往往貪天之功以為己力非小人之尤者乎嘗聞哲廟之立本宣仁保祐之賜與諸大臣建請之功羣憸矯誣乃以定策歸功蔡確而上謗宣仁下累王珪遂為元祐大臣不可解之禍其往轍可鑒矣今我寧考纂承大統蓋慈福宮定計於内趙忠定諸臣効贊於外侂胄何人黄縁戚里蒙蔽朝廷既攘奪其功掩為己有猶且附會言章竄之於必死之地亦獨何心哉然則確與侂胄其罪俱不勝誅矣

余端禮兼參知政事四月爲右丞相京鏜知樞密院事

己夘雨土　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庚寅太白經

天　命侍從等官集議江南松江諸州行鐵錢利害條

具以聞　夏四月丁巳太府寺丞呂祖儉上疏乞留汝

愚併論朱熹彭龜年不當逐語侵韓侂胄故也中書舍

人鄧馹封還録黄詔祖儉志在無君其罪當誅姑從竄

斥乃安置韶州尋改吉州　都城大疫　詔戒勵風俗

時知名之士罷斥相繼人情洶洶韓侂胄患之侍御史

楊大法右正言劉德秀乃乞降詔以國是尊君中道等事訓飭在廷有不如詔者重置典憲詔乃直學士院傅伯壽所草也伯壽則奴事侂胄隸人蘇師旦致身通顯至是草詔以詆善類　丙午置廣惠倉詔諸路提舉司置修胎養令　劉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偽而已彼口道先王語而行如市人所不為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垂意規恢首務核實凡虛偽之徒言行相反者未嘗不深知其奸臣願陛下以孝宗為法考核

真偽以辨邪正詔下其章　庚午德秀又劾國子博士孫元卿太學博士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去司業汪逵入劄子辨之德秀以為狂言逵亦罷　己未復置臺諫言事簿　庚午詔三衙江上諸軍主帥將佐舉自代一人歲舉所知二人　癸酉命韓侂胄為樞密都承旨固辭乃拜保寧軍節度使提舉萬壽宮初徐誼嘗告汝愚以節度使畀侂胄汝愚不許至是建節　秋七月丁酉御史中丞何澹上䟽論專門之學流而為偽空虛短拙

變詐沽名頗風厲學者專師孔孟不必自相標榜詔榜
朝堂後七日吏部郎官糜師旦亦建言請考核真偽未
幾遷左司員外郎時有張貴謨者指論太極圖說之非
澹又上疏論在朝之臣大臣既熟知其邪正之迹然不
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
呂中曰我朝自王安石以新經破舊說凡學校科舉
之間皆以王氏之經從事士用新進國尊新法而天
下自是多事矣孝宗皇帝崇尚伊洛之學一時明師

大儒相繼而奮張栻在湘朱熹在閩呂祖謙在浙皆推明是學以續孔孟正脉之傳天下學者翕然從之得其統者互以傳授凡巖谷草野之間皆出一轍學校科舉取人士大夫立身事君無不源流於是學之中涵養陶成士習粹美自小人用事摧靡道學而名之以偽海内之士瀾倒風從不惟禮義廉耻有所不顧而學士大夫之衣冠亦更變以趨時未幾異說橫興兵端驟起非朝廷慨然鋤去大奸以復正學幾為

東南不可解之禍師道不立其流弊乃至此哉曩者紹興之前一時風俗之好尚為士者喜言時政為吏者喜立功名誠不能無所偏而執事懲之過甚遂一舉而厭薄之稍自好者斥以偽學欲自立者號以朋黨從是世俗毁方為員變真為佞而流風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

何澹復力攻趙汝愚乃落職罷祠十一月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徐誼坐言汝愚亦貶南安軍明年

汝愚卒於永州汝愚既責道過衡州已病又為守臣錢
鍪所窘遂自服藥而卒天下寃之訃聞有旨追復元官
許歸葬中書舍人汪義端繳還復官之命從之時有廸
功郎趙師古者上書乞斬汝愚事雖不行然侂胄之黨
以汝愚有定策功惟恐其復進故當時謂汝愚不死事
固不可知也　己亥太白晝見　八月己巳詔内外諸
軍主帥條將佐士卒罷械船艦可用與否及控扼防守
之策以聞　都城水　以久雨決繫囚　冬十月乙丑

陞潛藩府以秀州為嘉興府舒州為安慶府嘉州為嘉定府英州為英德府　十一月己酉雨土　戊戌加上帝后尊號壽聖隆慈備福太皇太后尊號加惠慈二字太上皇帝聖號曰聖安仁壽太上皇后尊號曰仁壽命宰執大閱　庚戌何澹言薦舉弊　是月詔諸司連銜薦舉　十二月朱熹上疏辭職名詔依舊秘閣修撰仍舊宮觀

丙戌慶元二年春正月戊子雷　庚寅余端禮為左丞

相京鏜為右丞相鄭僑知樞密院事謝深甫參知政事何澹同知樞密院事京鏜自上登極與侂冑深交遂為執政　劉德秀論留正四大罪其首云已招引偽學以危社稷乃落職罷祠韓侂冑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除不附己而已不能巧為說以擠善類也而士大夫嗜利無恥或素為清議所擯者乃教侂冑言凡相與為異者皆道學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為言名道學則何罪當名曰偽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其

廉潔好修者皆偽也於是憸壬險狠猥薄無行之徒利
其説之便攘臂奮袂以攻偽干進而學禁之禍酷矣
二月知貢舉葉翥倪思劉德秀奏論文弊上言偽學之
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
將語録之類盡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悉見黜落
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矣六月張釜請申
禁偽學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
黨欲盡除之一時號為君子無不斥逐太皇太后聞而

非之乃詔臺諫給舍論奏毋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
救偏建中之意御筆既出韓侂冑及其黨皆怒時劉德
秀為諫長與察官張伯垓等上疏言繼自今舊奸宿惡
或滋長不悛臣等不言則誤陛下之進用言之則礙今
日之御札若俟其敗壞國事如前日而後進言則徒有
噬臍之悔三者皆無一而可望下此章播告中外令舊
奸知朝廷紀綱尚在不至放肆從之尋詔改不必更及
舊事為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冑與其黨攻治之志愈

急矣御筆之出也黄黼為殿中侍御史獨上言治道在
黜其首惡而任其賢使賢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
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於心此皇極之道也
至於前事有合論列事體明證有關國家利害者臣不
敢不以正對疏奏黼竟徙他官未幾罷去而姚愈遷殿
中侍御史八月丙辰太常少卿胡紘建言比年偽學猖
獗圖為不軌近元惡殞命羣邪屏迹或者議取前日偽
學之姦黨次第用之望宣諭宰執權住進擬後二日遷

知起居舍人十一月監察御史沈繼祖奏朱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麄食淡衣褒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魅及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公不廉等乞褫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送別州編管詔朱熹落秘閣修撰罷宫觀竄元定於道州侂胄欲論朱熹無敢先發者胡紘鋭然任責物

色無所得經年醖釀章疏乃成會建禮樂之議遷太常少卿紘遂以藁授繼祖云

呂中曰治平以前臺諫之所彈擊出於議論之公熙豐以後臺諫之所彈擊出於覩望之私王呂用事其所惡者蘇軾孔文仲也故李定謝景温為之鷹犬章蔡弄權其所惡者元祐諸君子也故張商英來之邵為之鷹犬秦檜賣國其所惡者岳飛張浚也故万俟卨何若為之鷹犬今侂胄擅命其所惡者非道學之

名儒乎而李沐沈繼祖輩之所彈劾一則曰偽學二則曰偽黨是亦侂胄之鷹犬耳

復置編修勑令所提舉官　三月己亥皇弟柄封吳興郡王　孝宗之喪上實以嫡孫行三年服監察御史胡紘言皇帝為孝宗喪當服期詔侍從百官議釋服吏部尚書葉翥等言請以六月六日大祥禮畢皇帝及百官並從吉服七月一日皇帝御正殿饗祖廟將來禫祭令禮官檢照累朝禮例施行　四月庚戌詔羣臣所議雖

合禮經然非朕追慕之意　丙午上慶元會計録　傅伯壽言國子生員多濫請自今職事官期親釐務官子孫乃得試補從之　夏四月甲子余端禮罷　壬申何澹參知政事葉翥簽書樞密院事　乙亥增置監察御史一員　五月不雨　辛卯賜舉人鄒應龍四百九十有九人　甲午減諸路折帛和買錢三年　建華文閣奉藏孝宗皇帝御集　甲辰改慈福官為壽祠宫　六月乙丑令監司帥守各於歲終以所部縣令分臧否上

中下三等合平而為七次春上奏頒之考功取旨陞擢
丙子皇子埈生至八月薨追封兖王謚曰冲惠　秋
七月丙戌以生皇子詔諸路死罪囚釋杖以下流人呂
祖儉等量移内郡太學生楊宏中等各押歸本貫聽讀
戊子劉德秀請付檢正都司考核守臣所陳便民五事
取其近情合理者以聞　八月戊戌韓侂胄特加開府
儀同三司萬壽觀使　九月丁亥復分利州為東西路
冬十月戊申上冊寶於慈福壽康宮　辛亥冊皇后

韓氏　甲戌大閱　十一月庚寅上詣壽康宫上太上皇帝寛恤詔令　壬辰京鏜上孝宗淳熙寛恤詔令韓侂胄爲其父韓誠請謚誠乃神宗外孫也娶憲聖皇后女弟積官横行承宣使未嘗更歴事任時黄唐爲考功郎言其不可因求去遂命館職官一員暫權考功遂謚誠曰忠定

丁巳慶元三年春正月壬寅樞密鄭僑罷謝深甫兼知樞密院事　二月神宗玉牒髙宗實録成　大理司直

部衮然請詔大臣自今權臣之黨偽學之徒不得除在
内差遣詔下其章　復紹熙陞差將校法委主帥選擇
審覈保明　三月建東華門　竄内侍王德謙上即位
德謙驟遷承宣使是春德謙求建節上許之德謙乃薦
吳宗旦為刑部侍郎直學士院宗旦為德謙草制且引
天寶同光故事為比臺諫交章遂寢其命言者以宗旦
交結德謙坐追三官又劾德謙為人求官贓以鉅萬計
嘗以導駕燈籠自奉服食擬乘輿獄未成降為團練使

使居撫州十二月安置汀州　禁浙西圍田　詔有司奏讞議罪不當者論如律　夏四月丙午雨土　旱乙丑雨雹　閏六月甲戌內出銅器付尚書省毁之民閒並赴官收賣　甲子論留正共引僞學之罪貶郡州大奚作亂　秋八月戊子復置嚴州神泉監　甲午均諸路職田　九月壬寅以旱詔四川制置總領諸司蠲放民賦　乙丑令帥臣監司臧否郡守　詔監司郡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甘結聲說非僞學之人秋當

大比漕司前期取家狀必欲書以不是偽學五字時有
柴中行為撫州推官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
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十二月知綿州王沇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偽學
舉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
與閒慢差遣從之偽學黨逆得罪者凡五十九人
宰執四人趙汝愚留正王藺周必大待制以上十三
人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

林大中黄由黄黼何異孫逢吉餘官三十一人劉光祖吕祖儉葉適楊芳項安世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逵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黄度張體仁蔡幼學黄灝周南吳柔勝李𡌴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武臣三人皇甫斌危仲壬張致遠士人八人楊宏中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傅徐範蔡元定吕祖泰

太學生削何澹名治其罪　冬十一月癸酉雷　丙申

赦　十一月辛丑上孝宗徽號加紹統同道冠德昭功
八字　是日太皇太后崩於慈福宫詔報期明年加謚
憲聖慈烈皇后　癸卯日南至祀天地于圜丘　赦天
下　壬子車駕自慈福宫還大内　十二月丙子始御
正殿　丁丑紹興府以太后殯宫故蠲貧民身丁折帛
絹綿錢　甲申雨土　詔銓試依舊制二人而取一
革樞密院以密白補官
戊午慶元四年春正月京尹趙師𢍰除工部侍郎侂胄

妻早死有四妾皆封郡夫人其次十人亦有名位去歲有獻北珠冠四枚者佖冑喜以遺四夫人而十人慍佖冑患之師𢍰時守臨安亟出十萬緡市北珠為十珠冠乘佖冑入朝未歸遣人致饋十人者大喜分持而去佖冑歸十人者咸來致謝遂以翼日都市行燈羣婢皆頂珠冠而出明日語佖冑曰我曹夜來過朝天門都人以為稀有咸聚觀焉郡王柰何不與趙大卿轉官耶翼日又言之故有是命佖冑嘗與衆客飲南園過山莊指其

竹籬茆舍而謂曰此真田舍間氣象所惜者欠鷄鳴犬吠耳少焉有犬嘷於叢薄之下亟遣視之京尹趙侍郎也佗胄大笑其後京尹坐他事罷諸生爲詩誚之有也曾學犬吠村莊之句即指此也　丙寅葉翥同知樞密院事七月罷　丁卯兩浙江淮荆湖四川民流詔有司舉行寛恤之政　二月辛未詔兩省侍從臺諌各舉所知一人毋舉宰執子弟親黨　三月己丑以憲聖殯宮之役蠲臨安紹興府租税有差　經筵進讀三朝寳訓

夏五月己亥韓侂胄為少傅賜玉帶以朝　己酉詔禁偽學　禁女冠毋入大内　秋七月罷榷茶　丁逢入見極論元祐建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為證時薛叔似葉適坐汝愚黨久斥皆起家為郡故逢有是言宰執京鏜何澹大然之翌日除軍器監　八月久雨命決繫囚丙子謝深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許及之同知樞密院事　庚辰白氣亘天　丙戌以太上皇帝聖躬清復詔詣壽康宫上壽　九月壬寅太白

晝見　癸卯太白經天　京鏜上重修勅令格式申明詔頒天下　是月詔造新歷　冬十二月丙戌再蠲臨安府身丁錢　是歲育宗室與愿于宫中
乙未慶元五年春正月蔡璉誣告趙汝愚定策時有異謀乃議送大理侂胄欲問彭龜年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謁侂胄語之曰韋確之權不爲不盛然至今得罪於清議者以同文之獄故耳相公胡爲蹈之侂胄曰某初無此心京鏜劉德秀實主其議既而臺諫官連疏

有請詔以累經赦宥於是彭龜年追元官勒停曾三聘追元官而趣補進義副尉　乙卯果州學官王苹罷辛酉初命漕臣無出身者勿差官考試　壬戌建玉堂二月乙丑胡紘罷　庚午雪　癸酉白氣亘天　乙酉諫議張釜劾劉光祖佐逆不成蓄憤懐姦欺世罔上五罪詔光祖落職房州居住先是光祖撰涪城學記有世方以道為偽而以學為棄物夫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學者盡謹所先入以待豪傑之興此語聞於朝

乃有是命　三月罷監司臧否郡守之制　戊申四川行對補錢引法　夏四月用察院程松言詔大理評事已改官未歷縣人並令親民一次著為令　五月壬辰朔新歷成　戊戌親試舉人賜曾從龍等四百十有二人及第　丁酉以久雨民多疾疫命臨安府賑恤之　壬子命諸州學置武士齋舍　六月丁逢罷　是夏盜竊太廟金寶　秋七月癸丑劉德秀罷　甲寅禁高麗日本商旅博易銅錢　八月癸亥白氣亘天　辛巳太

廟太祖夾室柱生芝　上過壽康宮上太上皇帝壽
戊子立沿邊諸州武舉取士法　冬十月丙子金使來
賀瑞慶節　陳自强上政目三十事　十一月己丑詔
復右司一員　十二月庚午建安仁宅惠濟倉庫於廣
東水土惡弱諸州以給士大夫之罷而不能歸者　是
月編慶元寬恤詔令　賑諸州水灾
庚申慶元六年春正月己亥皇子坦生　二月詔諸路
雜犯死罪以下囚釋杖以下以皇子生故也　己丑雨

土　戊寅上太上皇帝玉牒　乙酉雪　閏二月庚寅京鏜為左丞相謝深甫為右丞相何澹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乙巳留正致仕　辛亥吳曦以殿前都指揮使為昭信軍節度使　詔許用前宰執舉狀為職司以待執政之子弟焉　三月甲子朱熹卒熹以去年四月致仕至是卒於建陽之考亭熹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失則寂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

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狥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而加損也自熹故其道愈久而愈彰其學愈久而愈盛亦可見此理之在人心未嘗泯也　辛未幸聚景園　夏四月辛亥奏院鄧友龍請毋用偽黨除察官　初置資善堂

小學教授　五月旱詔求言壬申雨　丁丑詔三省樞密院看詳封事擇其可行者以聞　丁亥壽仁太上皇后崩諡曰慈懿　壬辰趙善義呉旴使金為告哀使　戊申同知許及之以母喪去位　秋七月丁夘陳自強簽書樞密院事自強入都欲求諸州學官闕不遂居逆旅其主人為侂胄拂茶自強因曰我嘗識儀同先生主人曰官人求闕不遂盍見儀同乎自強曰吾貧旅費垂盡聞見儀同所費不少安能辦之主人曰俟語次試為

括出旬餘無耗一日自强方閱坐有直省官持呼召來者約來日午後至府相見自强莫知所謂及往則侍從官以次畢集謁入傳令先召自强佗胄命設坐於堂上鄉之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踧踖莫敢居上者佗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沉没可念坐客唯唯明日連章薦其才遂除太學録未踰年遷秘書郎入館甫半歲除御史中丞入臺半月餘遂秉政　八月戊寅太上皇帝違豫乃赦天下丁亥太上皇帝崩孝宗之喪趙汝愚當國始

令羣臣服白涼衫皂帶以治事建終喪乃止論者以為是及光宗之喪禮部侍郎陳宗召復請百官以日易月禫除畢服紫衫皂帶以治事從之　乙未日中有黑子

丁酉左丞相京鏜薨贈謚文穆其子沆請避家諱改文忠議者謂未當改謚莊定鏜與劉德秀最為兇險侂胄未顯時二人與之深交及用事侂胄所為暴虐皆二人教之云　壬寅皇太子坦薨追封邠王謚曰沖溫

九月己未雷　辛未合祭天地於明堂　赦天下　進

士吕祖泰上書論韓侂胄其言略曰道與學自古恃以為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之悟即陳自强何人也徒以侂胄童孺之師而躐致禁從陛下舊學之臣若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廝役人人皆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周筠以皇后親屬俱至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所謂蘇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廝役之周筠者乎其自尊大而

畢陵朝廷一至於此也願陛下亟誅侂胄及蘇師旦周筠而罷逐陳自强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侂胄恚會方行明堂禮故未及問復五日以祖泰上書狂妄坐决杖配欽州　冬十月以韓侂胄為太傅　癸巳在選侍郎費士寅請歷十五考以上無贓私罪犯者聽免職司舉主一員從之　辛丑雨土　十一月癸丑朔宗室與願除福州觀察使改名曮令資善堂授書　己未皇后韓

氏崩　癸亥皇子增生　丙寅上太上皇帝謚曰憲仁聖哲慈孝皇帝廟號光宗　東北地震　十二月癸未朔皇子增薨　乙酉日中有黒子至癸巳乃滅　辛丑權殯光宗於永崇陵　癸夘祔光宗於太廟　詔改明年為嘉泰元年　乙巳蠲臨安紹興府民賦緣殯宮之役也　己酉吴曦為太尉　是冬括闗外營田租不足　是歲封樁庫錢百萬緡　賑諸州水旱

辛酉嘉泰元年春正月戊午申嚴福建私鹽之禁　壬

戊右丞相謝深甫等薦士三十有五人詔籍記中書以待選擇　丁卯禁銓轄按閲受餽　戊辰雪　庚午以葛邲配饗光宗廟庭　二月壬辰開資善堂　癸巳監察御史林采言偽習之成造端自必大宜加紏削以周必大降官為少保依舊職致仕自朱熹獲罪黨禁益詳稍稱善類斥逐無遺至薦舉考校皆為厲禁姦貪狠籍暴慢恣肆之徒紛紜並起填塞要塗士知修飭守㢘隅者例取姍侮或及於禍一時從遊特立不顧者屏伏丘

銍依阿與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别其非黨　詔修光宗實録　乙未續修吏部七司法　己亥四川初試教官　辛丑雨土　三月丙寅雨雹　戊寅臨安大火以姜特立為寧遠軍節度使　夏四月辛巳下詔自責　辛卯龍州蕃部寇邊　詔戒風俗　戊戌以潛邸為開元宫　五月旱求言　監太平惠民局夏允中者嘗建言當令侂胄平章軍國重事如文彦博侂胄聞之乃上䟽乞致仕　丙子雨

丁丑雨雹　六月丙午太白經天　乙卯何澹罷甲子陳自强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張釜簽書樞密院事八月釜罷　乙丑賜龔頤正出身　己巳以吳曦為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先是吳氏世職西陲列聖皆留其子孫於中朝侂胄欲握兵權乃遣曦入蜀　八月言者以官冗恩濫請因娶宗女授官者仍舊法終身止任一子兩府使相不得以郊恩奏門客文學歸正官不許添差極邊初官不許求辟大使臣丁憂解官遇覃

恳不得遷秩著為令從之　陳自强兼知樞密院事張巖參知政事程松知樞密院事先是松知錢塘縣侂胄有愛姬小故而出松聞之亟召女儈以八百千市之既而供饋之禮甚謹數日侂胄意稍解召之則知為松取矣侂胄怒松聞之亟上謁曰頃聞有郡守赴闕者欲得斯人懼遠方小吏不識事體他日有忤鈞顔我為王取之爾姬既入姬具言松所以謹待之禮侂胄大喜即日躐除太府寺丞遷諫議大夫松尤無耻又市一妾獻之

名松壽侂胄遣問之曰柰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疵
賤姓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遂除同知樞密院事
丙戌詔百官復議鐵錢利害　九月辛亥決浙西圍田
己卯雨土　甲戌纂集孝宗朝典禮　冬十月以光
宗憂免瑞慶入貢　丙戌以韓侂胄定策事迹付史館
丙寅太白晝見　十一月始命刑部得薦舉外任人
十二月庚寅復免臨安府身丁錢　是歲諸路旱賑
之　占城國入貢獻馴象二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十二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十三

宋　劉時舉　撰

宋寧宗二

壬戌嘉泰二年春正月癸亥蘇師旦兼樞密院都承旨師旦本平江府書佐韓侂胄頃為本府兵馬鈐轄從府假筆吏吏以其冷局俾師旦行韓滿歸蘇復還府下丘密為守嘗以事怒師旦編管秀州久之韓知閤門事師

旦困甚往依之韓𠈁而寘之門下未久上登極韓以師
旦寵名藩邸吏士內遂用隨龍恩得官韓以其辯慧愛
之　高宗實録成　己巳雷　二月弛學禁初學禁之
行也京鏜何澹劉德秀胡紘四人者實主其議爲韓侂
胄斥逐異已者羣小附之牢不可破慶元五年二月紘
罷吏部侍郎七月德秀自吏部尚書出知婺州六年八
月鏜以左相死於位去年七月澹罷知樞密院魁憸盡
去侂胄亦厭前事欲稍示更改以消中外意時亦有勸

而去位　王炎賜出身簽書樞密院事　雨雹大雪
三月詔舉制科　夏四月賑綿洪等州饑　進呈欽宗
實錄并帝紀　五月詔諸路常平司每歲如合賑濟即
約所用及見管米斛多方措置　六月置度支都籍
秋七月疎決罪囚　王恱知衢州愷悌慈祥中夏闕雨
禱曰乞為三日之霖願減十年之筭竟以是卒百姓巷
哭為之立祠詔贈龍圖閣　八月行乾道歷　冬十月
蔣芾起復右僕射芾辭乞終喪詔從之　陳俊卿右僕

射　十一月大閱於茅灘上親擐甲冑指授方畧命三司合教為三陣戈甲耀日旌旗蔽天六師驩呼犒賞有加焉　十一月召魏挨之入對上曰治道以何者為要挨之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為要挨之議論可采賜進士出身除太學録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八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九

宋 劉時舉 撰

宋孝宗二

己丑乾道五年春正月以徐子實充措置兩淮屯田官

罷制國用司 中書舍人汪澹言按中書舍人於制駁有誤糾其論奏而給事中又所以駁正中書違失近年給舍列銜同奏非神宗官制之意詔制置非經兩省

書讀不行　三月賜鄭僑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命參
政王炎宣撫四川　夏四月詔恤流移　五月置言事
籍　詔有司議獄以法不得任情重奏裁　六月戊戌
上御便殿　録孔氏後賜孔璨官　八月朔日有食之
以陳俊卿虞允文為左右僕射允文嘗有恢復中原
之議而俊卿持重卒與允文不合人有議允文所為虛
誕竟不效　九月復監司避本貫法　令諸路監司分
上下半年廵按所部　冬十月賑温台水　十一月諸

州通判許監司列銜保奏　監司郡守令侍從臺諫西省各舉京朝官以上三人　十二月張栻入對時虞允文以恢復自任栻言欲復中原之地必先收中原百姓之心欲得中原百姓之心當先有以得吾境内百姓之心　降會子收兩淮銅錢

庚寅乾道六年春正月上召黄中中入見因復以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為上精言之又言比年以來言和者忘不共戴天之仇固無久安之計言戰者復為無顧忌大

言又無必勝之策必也暫與之和而亟為之備内修政理而外觀時變則庶乎其可上皆聽納除為兵部尚書兼侍讀　詔免丁錢　二月詔均役法限用抑游手務農桑　三月省諸書吏員　罷淮東總領所併歸淮西以史正志為户部侍郎江浙荆湖淮廣福建等路都大發運使置司江州　罷四川安撫制置司歸宣撫司　夏五月進呈四朝會要上皇玉牒　僕射陳俊卿罷時虞允文始相建議使金以陵寢為請俊卿面奏以為

未可又上疏曰陵寢誠臣子之痛憤然在今日彼方以本朝意在用兵多方為備若更為此以速之彼或先動則吾之事力不辦不知何以待之況使者既行中外疑惑果得所請猶為有名苟或不從殊失國體上意為釋而允文復申前議俊卿即杜門上疏以必去為請出知福州陛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政事以攘外侮泛使未可輕遣允文遂遣使竟不獲其要領　詔革苟且誕謾等習　詔給舍臺諫言事　閏月行錢會各半法　范

成大使金祈請山陵及受書二事金復書略云和好再成界山河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洛以為言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柩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自紹興和戎受書之禮金使捧書陞殿北面立榻前跪進上降榻受書以授内侍完顏襃初立宰相陳康伯與爭遂令伴使取書以進及乾道再和循舊例上意頗悔之明年遣趙雄賀

金生辰附國書云惟列聖久安之陵寢既難一旦而驟遷則靖康未返之衣冠豈敢先期而獨請載復諄諭之意詳及受書之儀蓋今叔姪之情親與昔尊卑之體異金使其臣宣諭宗廟初講和日宋朝來請徽宗梓宮今日講和自當來請欽宗梓宮父子同歸以時奉祀去年使來却妄請鞏洛山陵上國止許奉遷今因聘使輙稱久安陵寢難以驟遷靖康靈柩亦難獨請向來已許還送今反辭以為難於義安在無一語及受書事　六月

張栻入對上曰卿知敵國事乎對曰不知也上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然境內之事則知之詳矣比年諸道歲饑饉民貧而國家兵弱財匱小大之臣又皆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不足以圖彼也復奏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使卑詞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為已乖而度之事勢我亦未有必勝之形夫必勝之形當在於蚤正素定之

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戰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之事通而為一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矣上為改容歎息

呂中曰孝宗有恢復之志置恢復局覽華夷圖建國用使開都督府立奉使司兵自偏裨而下各有長記將自準備而上又有揭帖江北諸城浚隍增隍沿淮分戍鼓聲達於泗潁蓋無一日不為恢復之事實以

乾淳之時與紹興之時不同紹興復仇之時仗義而

行可也然機豈易乘哉必吾之事力十倍於紹興而

後可開禧不知此所以有浪戰之失也

九月更役法　復置武臣提刑　十一月壬午郊　十

二月大閱於白石　罷發運司　復淮東總領所

辛卯乾道七年春正月朔加上太上帝后尊號帝曰光

堯壽聖繼天體道太上皇帝后曰壽聖明慈太上皇后

上取尚書中所載敬天事編為兩圖以自警名曰敬

天　復鑄錢司　二月立皇子恭王惇為皇太子大赦以皇子愷判寧國府進封魏王　張栻入對講葛覃詩　三月皇太子納妃李氏　復將作監　申嚴閉糴禁　夏四月詔舉制科　賑楚州饑　劉琦起復同知樞密院安撫荆襄琦辭免　以皇太子尹臨安府　秋七月賑湖南江西饑　蠲淮浙丁錢鹽絹　又十月罷紹興府宗正行司　十一月策制科　十二月立閤門官輪對法依文臣館職輪對

壬辰乾道八年春二月改僕射名為左右丞相以虞允文梁克家為之以曾懷參知政事以張說王之奇並簽書樞密院事　三月賜黄定以下及第出身　夏五月福建鹽行鈔陳俊卿帥閩移書于宰執曰鹽福建惟上四州可售餘地狹民貧不便　立宗室銓試法　秋七月罷廬州屯田兵　八月泗州水　九月定江西舊鹽鐵錢額　命虞允文宣撫四川　冬十一月詔鬻官田

中嚴定謚賜謚法

癸巳乾道九年春正月以王之奇知揚州淮南安撫使

詔監司守臣革朋比苟且之弊　福建鹽復官賣法

二月命監司條便民事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皇

太子免尹臨安　江西洪吉饒信等五郡水災命賑之

詔朱熹安貧樂道廉退可嘉特與崇道觀　秋八月

詔興水利　九月進呈中興會要太子令上玉牒　賑

合州饑　冬十月丞相梁克家出知建寧府乃以曾懷

為右丞相以張說知院鄭聞參政以沈夔同知尋復以

姚憲為簽書　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陳升卿賜出身除監察御史　戊戌郊詔明年改元淳熙　旌節行漢州什邡縣陳敏政五世同居旌表門閭　十二月廣西鹽復官賣法

甲午淳熙元年春二月交趾來貢賜國名安南封李天祚南平國王　三月省文武階左右字　出爵募民賑濟　夏四月訓宗室名　詔舉制科　六月詔議祫饗東嚮之位　右丞相曾懷罷先是臺官詹亢宗季棠交

章論列他事因中懷謗遂求退且乞辨明誣謗大理寺根究無實乃貶責亢宗及棠而復相懷續言者又論叅政姚憲與亢宗等通謀陷懷以取相位乃罷憲十一月懷以疾辭乃除職奉祠　九月曾覿開府儀同三司幸玉津園宴射　冬十一月甲申日有食之　以龔茂良叅知政事　以葉衡為丞相　十二月修吏部七司法　是歲淮南復分為東西路

乙未淳熙二年春三月親試舉人以詹騤為首有蜀人

楊甲對策言恢復之志不堅者二事其一謂嬪妃滿前
聖意幾於惑溺其一謂策士之始其及兵者不過一言
是以談兵革為諱論兵革為迂也上覽對不說置之第
五　夏四月降劉子付兩淮總司　五月燕輔臣於玉
津園上曰朕嘗觀無逸篇見周公為成王歷數商周之
君享國久遠真後世龜鑑葉衡等奏曰陛下能以無逸
為龜鑑真社稷宗廟無窮之福也　六月定補外帶職
格　罷四川宣撫復制置使竄蔣芾王炎張說　秋七

月彗出西方　詔四川制置司存撫關外四州及金州上津沿邊諸處歸正等人　八月湯邦彦使金請河南陵寢地明年夏四月邦彦使金至燕金人拒不納旬餘乃命引見夾道皆控弦露刃之士邦彦怖不能措一詞而出上大怒詔流新州自是河南之議遂息不復泛遣使矣

吕中曰孝宗嘗謂輔臣曰今世士大夫微有西晋風作王衍阿堵等語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

百畝內五十畝為人所强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於家事則人人甚理會得國事則諱言之當時士大夫薰蒸於和議之中一至於此獨虞允文建議遣使以陵寢故地為請其議壯矣以八陵之曠祀中原之久隔固臣子之至痛決不可和矣不幸而奸臣已許之和則請復陵寢故地當爭於講和之中不當爭於和議已定數年之後彼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豈可以虛言動哉求之不已必至用兵度之事勢則我未

有勝彼之實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況中原之地吾不能正大義以取之乃卑辭厚禮以求之其於大義已乖矣此金之所以反得以義責我也越之行成於吳也益忍恥以志仇讎之復而非恃和以自固也卒之二十年早朝宴罷卧薪嘗膽未嘗一日忘會稽之恥故雖屈辱於一時迄能伸其志於後日今徒為卑辭厚禮之事而不能為卧薪嘗膽之規模隆興以來稱叔姪之國則朝廷動色相賀而自壬午至丙寅四十

五年間所爭者僅受書之儀而已此我朝虛文之弊也

九月丞相葉衡罷　閏月賑兩淮饑　嚴因任法　詔常平司每歲奏所部亟歎　冬十月朔加上太上尊號曰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齊明廣慈太上皇后

十一月上為太上皇帝預慶七十於立春日詣德壽宮行壽禮大赦　詔強盜贓法比舊法增一倍定罪

併左藏南庫封樁庫

丙申淳熙三年春三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進呈上皇日歷 夏四月詔舉監司郡守 雨雹 竄葉衡於郴州言者論葉衡昨任宰輔不能正身竭誠日惟沉酣於酒殉私背公之罪乃竄於郴州 五月以柴瑾為殿中侍御史 以朱熹為秘書郎辭不至 上問魏掞之安在龔茂良奏已物故乃贈宣教郎直秘閣 秋七月以鄭鑑為校書郎 詔獎建康留守劉珙賑濟有方 八月詔御史六察各揚乃職基臺綱益振可令特遷兩官

九月遣宫點磨三總所財計　是秋合婺州等水　冬十月録繫囚　立貴妃謝氏為皇后　上謂執政曰若要革弊當從宫禁始　上曰鬻爵非古制也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饑取旨補官外其餘住罷　十一月癸丑郊　詔諸州軍守臣於文武臣内選差　十二月以袁樞所編通鑑紀事賜東宫令與陸贄奏議熟讀曰治道盡於此矣　監司因行部受諸郡折送悉以贓論

安南李天祚死子龍𣉙嗣

丁酉淳熙四年春正月行淳熙歷　令諸州置財用都歷　雨雹　二月幸太學行釋菜禮　幸武學傅伯壽言從祀於文宣王者皆當時門弟或歷代之名儒固無可議武成之廟所從祀者出於開元銓次失於太雜太祖去白起之像高宗黜韓信而陞充國黜李勣而升李晟去取之間皆所以示臣子之大節也然王翦無異白起而彭越臣節不終亦同韓信王僧辯雖平侯景又連和於齊與明徹雖取河南然為周所俘不能死節韋孝

寛楊素慕容恪長孫嵩慕容紹宗宇文獻王猛斛律光于謹或本無躬行之實或屈節僭偽之邦豈足多録若夫尹吉甫之伐玁狁召虎之平淮夷皆有周之名將陳湯之斬單于傅介子之刺樓蘭馮奉世之平莎車班超之定西域皆為漢之雋功在晉則謝安石祖逖在唐則王忠嗣張巡皆闕而不録宜詔有司討論使知夫抑矯枉之行者所以崇至德黜不終之節者所以正君臣去嗜殺之暴者所以勸仁義而為勸沮者大矣尋詔武成

王廟升李晟於堂上降李勣於李晟之次仍以曹彬從
祀　幸秘書省賜省官宴上賦七言律詩坐者皆屬和
給僧牒助四川總領司措置備邊　三月以史浩為
醴泉觀使兼侍讀　幸玉津園宴射　夏五月福州建
劒水命賑之　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　龔茂
良罷先是茂良退朝魯覿當道不避茂良奏曰臣固不
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上遣中使諭覿詣政府謝茂良
取其直竄官撻之御筆宣問施行太遽會柴瑾論奏不

行得旨補外或指瑾為茂良同年未幾謝廓然除御史
中書舍人林光朝繳還詞頭忤上旨改除工部侍郎力
求去出知婺州光朝乃茂良同里亦自引疾乞罷出知
建康令內殿奏事手疏六事論恢復之具曰天意曰人
事曰財賦曰將帥而所以用之者曰謀曰時既退臣僚
論茂良擅權亂常上親灑宸翰諭以體貌大臣之意章
再上始落職臣僚復以四事誣謗茂良尋責寧遠節副
安置英州明年卒於貶所　立三省密院奏審法　秋

七月嚴蜀茶禁　立待補太學試法每正解一名取待補五名　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閱蹴毬於選德殿　紹興水　冬十二月大閱於茅灘

戊戌淳熙五年春二月雨土　三月以史浩為右丞相　十一月罷　上親試舉人以姚穎為第一　夏四月雨土　詔今後差給事中一員立一司專一看詳　五月罷創立場務　六月詔舉御史　知興州吳挺言張震守環州後為敵所破死節贈觀察使仍於西和州立廟

限四川總司錢銀會子額　利州復分東西路以程挺為西路安撫兼知興州程价東路安撫兼知興元秋八月詔民間兩稅除折帛折變日有常制外當輸本色者毋以重價強之折錢有違者按劾以聞　九月辛秘書省　陳俊卿入對時曾覿以使相領京祠王抃知閤兼樞密院都承旨甘昪為入内押班三人相與盤結士大夫爭附之於是鄭鑑為館職袁樞為宗主簿因轉對數為上言之至是俊卿入對因論覿抃招權納賄薦進

人才而皆以中批行之壞朝廷之紀綱廢有司之法令敗天下之風俗累陛下之聖慈上因是踈靚七年疽發背死

呂中曰方曾覿與龍大淵始用事也劉度爭之去胡沂爭之去張震周必大又爭之去上皆以朋黨疑之及陳俊卿一言而即出二人於外矣俊卿既去而曾覿復來劉恭父言之張敬夫言之龔茂良重言而得貶而覿與王抃甘昪之寵自若也及俊卿一言而復

踈鲁覿而棄之矣於是見君子退則小人進君子盛則小人衰也於此見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而人主之論相當求其正巳不當求其適巳當求其可畏不當求其可愛也於此見孝宗之英明一時之奸邪霧翳終不能以滓穢太清也

以趙雄為丞相王淮為樞密使　　編光堯慈訓　十二月弛沿江漁禁

巳亥淳熙六年春正月大社令葉大廉請乞詔内侍省

遇有宣索之物並先次經由令同憑由司上曰此良法也可依　四川制置使胡元質奏諸州上供金銀絹三色乞將太寧監鹽課增羨措置蠲免九州民間科買以蘇民力上從之　雨雹　參知政事錢良臣奏臣昨任淮東總領日失舉茹驤改官今以贓敗法當同坐詔覽良臣所奏乃欲以身行法國有常憲朕不敢私勉從所請可鐫三官　上幸佑聖觀皇太子從召少傅侍讀史浩少保曾覿入侍佑神觀即上儲宮也置酒從容上曰

元良侍側保傅從游太子謙恭仁孝二臣老成忠賢朕心甚樂顧謂皇太子曰近日資治通鑑已熟別讀何書對曰先以經為主史亦不可廢　詔求言　知南康軍朱熹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時以稅重為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別作各色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計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

可以節軍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卒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厮役凡流所得差遣為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裒斂刻剥以償債負總餽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為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計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為然後乃可革也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絶苞苴請託之私而刻剥之風可革務求

忠勇沉毅實經行陣之人則可以革輕拔非才之弊而
軍士畏愛蒐閱以時竄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又擇
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屯田之事付以重權
責其久任則可以漸省諸屯坐食之兵稍省州郡供軍
之數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州縣事力既行然
後可以禁其苛斂責其寬恤庶凡窮困之民得保生業
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　三月賑淮東災　雨雹　詔
漕臣舉職　夏五月郴寇平　六月求四川遺書以其

不經兵火所藏官書最多也　秋九月辛未大饗明堂復合祭奉太祖太宗配　冬十月加封李龍翰　十一月雨土

庚子淳熙七年春二月頒釋奠儀　張栻卒栻就胡宏學宏告以孔門論仁之旨栻之言曰學莫大於義利之辯義者本已之所當為非有為而為此栻請學之要也初栻在朝召對數次栻所言大抵皆修身恤民務學畏天與夫抑僥倖屏讒諛故不悅者衆病且死作遺表曰

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天命至此厥路無由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永清四海克鞏丕圖四方賢士大夫往往出涕　詔禁洛學秘書郎趙彦中䟽畧云士風之盛衰風俗之樞機繫焉且以科舉之文言之儒宗文師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説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為師可矣今乃别為洛學飾怪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内濟虚偽之實士風日弊人材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

所在以變士風從之　三月詔舉制科　迎太上帝后宴大内　夏五月頒淳熙新書　六月令試刑法科兼經史　秋八月湖南帥臣辛棄疾所置飛虎軍詔撥隸步軍司　旱　九月詔常朝宰臣免宣名　詔印會子百萬緡均給江浙代納旱傷州縣月椿錢　冬十二月黎州五部蠻犯邊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十至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許思光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十

宋　劉時舉　撰

宋孝宗三

辛丑淳熙八年春正月上諭宰執曰德壽宮提舉陳源帶浙西副總管趙汝愚謂内侍不當領兵政進呈太上亦以為然並改内祠遂詔自今内侍不得兼兵職永為定制　三月親試舉人以黄由為第一　詔臨安府及

諸路官私房僦不限貫百十分减三　閏月立臧否郡守法　夏五月宴講筵官　六月賑紹興府徽嚴等州水災　知處州李士龍納租多取加耗詔降一官　錄范質後　呂祖謙以疾奉祠終於家祖謙五世祖公著以勲德著聞四世祖希哲首從程氏遊淵源所漸尤爲深遠資稟特異聞道甚早其學本於累世家庭之所傳博稽四方師友之所講至今學者知嚮正學而尊前輩則其訓廸之餘功薰染之遺澤也嘉定八年謚曰成

八月趙雄罷出知瀘州時有言雄多私里黨者於是命大臣進擬皆於姓名下注本貫封入遂為故事　以王淮為左丞相　詔見任宰執臺諫子孫並與宫觀岳廟俾為資考先是蔡京父子共政秦熺繼之由是典型大壞帝深惡之　九月江浙湖北旱出爵募民賑濟　冬十月謹出命經三省法　國子監簿喻良能進忠義傳頌之武舉　詔以連歲荒歉權罷賀雪賜宴　十一月詔諸路賑饑　浙東提舉朱熹入對奏論浙東救荒事乞

勸諭推賞人乞撥賜米斛乞預放來年身丁錢上皆從之又奏推行建寧府社倉法於諸路又乞復白鹿洞書院本唐朝李渤所居有臺榭環以流水雜植花木為一時之勝南唐昇元中因建學館買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後經兵火屋宇煨燼至是復之

呂中曰我朝京師有學諸州有學下至一邑亦有學其制備矣然古人比閭族黨莫不有學則復白鹿書院其亦鄉學之意歟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

千焉則傳道育才不在辟雍泮水而在杏壇之上洙泗之間於此見鄉學之有功也國家肇造之初為書院者有五曰嵩陽書院曰石鼓書院曰嶽麓書院曰應天府書院曰白鹿書院今嵩陽應天二書院不可考而石鼓書院淳熙中得潘侯時而復興嶽麓書院又得張朱二先生振之回視州縣之學不過世俗之書進取之業其相去豈數百驛而已哉當文公乞復書院時朝野喧謂州縣已有學校不必煩費文公之議

曰先王禮樂之官與異端鬼道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父無君之教孰利孰害今佛老之宫大郡以千計中郡不下數十學校教養郡縣僅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復有其盛衰多寡相絶如此則其邪正利害之際亦已明矣今有司不能正於彼反疑其有所請於此不知其何説也

十二月雨雹

壬寅淳熙九年春正月賑兩浙饑　池州汪青坐盜發

人家誅後他卒事覺知非青罪詔推勘官吏趙粹中落職餘責罰有差青家支給五年王淮奏陛下念一夫之冤存恤其家恩及幽明矣　詔勸民種春麥　夏六月詔侍從臺諫舉官堪充監司者各一二名　秋八月詔任子以品秩之崇卑立為定數宰相十人開封以上同執政八人太尉同侍從六人觀察使至節度侍御史同中散大夫至中大夫四人右武大夫至通侍大夫同帶職朝奉郎至朝議大夫三人職事官寺長貳監長至左

右司諫開封少尹釐務及一年須官至朝奉郎并朝奉郎元帶職人因除在京職事官而寄職者同武翼大夫至武功大夫同非侍從官無遺表外見行條格致仕遺表通減三分之一餘分不減紹興初中書舍人趙思誠上任子限員之議詔從官討論至是始用廷臣集議行之　淮東蝗　辛巳大饗明堂　九月以王淮梁克家為左右丞相　冬十一月夔州路饑

癸卯淳熙十年春正月上曰養兵費財國用十分幾八

分養兵周必大奏尚不止八分上曰今民間未裕江東浙西路州軍寄招鎮江諸軍及武鋒軍歲額人數可權免三年所有諸州未足之數特以蠲免　以黄洽為御史中丞　三月詔舉制科　夏六月兩浙水命賑之

監察御史請禁偽學奏畧曰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我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偽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偽而已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偽臣伏見近世士

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考其所為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偽者耶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之間擯棄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為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從之　廣西運司申昭州金坑五處遞年所入不多若行廢罷以裕民間甚便上

從之　詔監司帥臣歳舉廉吏一二人　詔經理屯田和州屯田五百餘所廬州管下三十六處建康府上元縣五百餘頃又襄陽府宜城縣荒熟田七百五十頃令各處具田畝實數以聞　詔命官犯自盗枉法贓罪抵死者籍沒家財取旨決配必無容貸　秋七月廣西鹽復鈔法先是官利其贏而自鬻久為民病至是詔罷官給官賣通行客鈔　旱詔求言上謂輔臣曰朕心未嘗放下一日之間天下定行一兩遭又謂數日羣臣應詔

言事並無及朕過失多言刑獄事刑獄自有成法王淮對曰陛下憂勤如此更有何過失可指　詔助役聽從民便先是處州守臣范成大於本州令民間出錢助役謂之義役行之十六年後有右正言蔣繼周言范成大倡為義役之說擾民壞法乞降睿旨將處州及兩浙有見行差役去處聽從民便令官司不得干預其民間自難久行或不能息爭訟仰州縣照應物力　次差募從之監察御史謝諤言蔣繼周所奏係是兩項見行義役聽

從民便是行義役法也民間自難久行不能息訟依次差募是待差役法也是欲差役義役並行不曾名言盡罷義役訪聞江東西諸路乘此頗有摇動葢民間舊因差役吏縁為奸當差之時枚舉數名廣行追擾望其脱免邀求貨賂使之爭訟至有累月而不定者所以吏人自為謗曰衆人出錢一户入役民間因此多有困竭縁行義役遂頗便之胥吏束手無措日夕伺隙以敗其謀近有饒州吉州人户赴臺陳訴端有可憫乞下諸路應有

義役當從民便其不願義役及自有爭訟乃行差役上曰前則蔣繼周言處州守臣專行義役之獘今諤欲義役差役各從民便令照前降指揮施行　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大閱於龍山　李椿卒椿為吏部侍郎極言宦官之盛衰係有國之興亡靖康明受其權有以裁制之則國家免於前日之禍宦官亦保其富貴又陳禁戒之外勿使預於人材政事又嚴士大夫兵將官與之交通之禁又言渡江以來茶法之獘謂官執券市之園戶

州縣歲額取之於民廣西鹽法官自鬻之後改鈔法漕
計大窘以一路田租二十二萬斛令民折而輸錢至於
吏禄兵糧稍無所給則又損其估以市於民曰和糴曰
招糴椿請除民和糴招糴官民兩便椿所言皆憂國利
民之事及卒人皆為之流涕
甲辰淳熙十一年春正月辛卯雨土　詔救災傷免聚
實　甲午雨土　二月令兩淮京西河北路閲民兵萬
弩手拘集比試每州解一二名赴樞密院依四川義士

例補授以示激勸　三月親試舉人以衛涇為第一

太湖知縣趙傑之有言其不丁繼母憂者上諭宰臣王

淮曰士大夫一被此名此身不可贖不須明言其罪止

降一官上之忠厚如此　夏五月校書郎羅點請降配

刑謂戢盜賊不可不弭逃亡之卒欲弭逃亡之卒不可

不減刺配之法望詔有司將見行刺配情輕者從寬減

降或議居役或編管他郡令其應配照淳熙元年指揮擇

其强壯者充軍庶幾配卒漸少不至於盜又四年八月

臣曾言刺配之法始於晉天福間國初加杖用貸死罪竊謂前後創立配條若止令居役不離鄉井則幾於長奸不足以懲惡若仍用配法不恤黥刺則面目一壞誰復顧藉强民適長威力有過無由自新檢照元豐刑部格諸編配人自有不移不放及移放條限政和編配格又有情重稍重情輕稍輕四等色目莫若依舊制參行而其他偶罹於罪皆得全其面目知所顧藉可以自新省過弭銷姦黨誠天下之切務乞詔有司裁定施行

建康府太平等州水命賑之　六月詔舉制科詔不拘
三歲之制有合試人舉官即以名聞明年春詔制舉題
免出註疏　秋七月賑泉福興化軍饑　冬十二月熊
克上九朝通略
乙巳淳熙十二年春正月知平江府常熟縣曾簝犯贓
監司傅珙劉頴失察並降官　上諭輔臣諸路獄案多
稽滯其間久不決者各取一二件將上仍命罰之　二
月雨雹　三月右正言蔣繼周申禁胡服番樂　夏五

月地震　秋九月湖州台州水　冬十月詔戒將帥曰
朕惟將帥之獘每在蔽功而忌能專己而自用故下有
沉抑之嘆而上無勝筭之助殊不知兼収衆善不掩其
勞使智者獻其謀勇者盡其力迨夫成效則皆主帥之
功也昔趙奢解閼與之圍始令軍中有諫者死及許歷
進北山之策而奢許諾卒敗秦師奢為封君與廉頗同
仕果何害焉卿當以奢為法毋蹈往獘仍刻石給賜諸
將　十一月辛夘郊　十二月庚戌朔太上皇帝尊號

加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八字太上皇后加備德二字

丙午淳熙十三年春正月庚辰朔慶上皇聖壽八十行

慶壽禮乃大赦　夏四月詔以沒官田產入常平　五

月宴經筵官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蕭燧等御

筵及金器鞍馬上召宰執賜酒從容詔曰自古人主讀

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且如與人不求備檢身

若不及二句人君豈不知自是不能行甚者但作歌詩

如隋唐之君竟亦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

陸贄論諫諄復不已者原欲德宗知而行之如魏徵於

太宗則語言不甚諄復且當德宗禍亂果何等時而與

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其事有是非當面反覆詰難

猶恐未盡中人傳旨又安能盡事機之會間不容髮中

人得旨誤事實多朕每事以太宗為法德宗為戒　秋

閏七月雨雹　八月乙亥日月五星聚軫　九月求遺書

　戶部言江西帥司乞以上供和糴折價錢上曰食與

貨自是不同本是納米令使納錢以病民尤不可也

冬十一月四朝國史成　梁克家罷相與在京宫觀明
年六月薨謚文靖　十二月利州路饑命賑之
丁未淳熙十四年春二月以樞密使周必大為右丞相
以參政施師點知樞密院事　二月封節婦廖氏墓
親試舉人賜王容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夏六月旱詔
求言　衡州請修炎帝陵從之　秋七月賑台州紹興
府等州旱災　九月令湖北京西措置民兵以三丁取
一五丁取二十丁取三　冬十月大赦　乙亥太上皇

帝崩遺詔太上皇后宜改稱皇太后尋上宮名曰慈福

上尋諭王淮等欲不用易月之制如晋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自不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等奏通鑑載晋武雖有此意然後來只是宫中深衣練冠上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譏之後來武帝竟欲行淮等奏記得亦不曾行上曰自我作古何害

十一月詔皇太子參決庶務　詔定歴差

戊申淳熙十五年春正月置補闕拾遺　郤會慶節進

奉　三月葬高宗永思陵　夏四月祔高宗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配饗廟庭詔曰朕昨降指揮欲衰絰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内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語然稽諸禮典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蓋三年之制斷自聖心舉千載廢墜之典不爲浮議所揺廟號曰孝不亦宜乎

呂中曰此高廟配享之儀從洪景盧之請也然以公

論觀之當以韓趙二公配享而呂頤浩不厭人望張
俊附檜主和誣殺岳飛不當預配饗之列故當時論
者以為普彬之配食太祖定議於二十餘年之後今
乃忽定於一日之間乞別集議其後楊萬里亦上書
爭其事謂今建議之臣曰欺曰專曰私而已又論張
公有社稷大功者五建復辟之勲一也發儲嗣之議
二也誅范瓊以立國基三也用吳玠以保全蜀四也
却劉璘以定江左五也葢景盧兄弟皆湯思退舊客

夙有憾於魏公故以復辟之功歸之吕頤浩也其後
孝廟配享議者推陳魯公而魏公終不得預蓋但以
富平符離之過而不考曹彬岐溝之敗其喪師蹙國
亦不下於富平符離豈可以一眚而掩其大德乎
三月大享明堂自乾道以後議者以徳壽宫為嫌止行
郊祀淳熙六年用朱熹等議行明堂之祭熹言近世祀
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認孝經之意也孝經
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乃曰郊祀后稷

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者謂郊祀配天也帝者五帝之神也故上云嚴父配天下乃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父者專謂后稷也祖為王父則父不專謂考也至是周必大言高宗几筵未除未應配坐且嘗以太祖太宗配孝經自周公言之故曰嚴父耳留正言嚴父專指周公而言若成王則其祖也　五月丞相王淮罷辭免判衢州　六月雨雹　朱熹入對　賑臨安饑

京鏜使金為報謝使堅執不肯聽樂詔京鏜將命執

禮可嘉乃以京鏜為工部侍郎　秋七月賑諸州水災

八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陳亮上萬言書畧曰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已索然無餘矣陛下有削平宇内之志又二十餘年而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於社稷宗廟非區區之所能誦也高宗皇帝春秋既尊陛下不欲大舉以驚動慈顔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仰首而觀陛下之舉動其忍使二十年

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日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
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
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不於此時
命東宮為撫軍大將軍使之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
專其勞此肅宗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
震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而
吾之驅馳運動亦有所憑藉矣陛下倘以撫軍之言為
可行則當先理建業而後臨之雖今歲無北伐之舉而

為經理建業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金絕陛下即位之志庶少伸矣　九月辛丑大享明堂上曰配位如何周必大言禮官昨已申請高宗几筵未除用徽宗故事未應配坐且當以太祖太宗並配他日高宗几筵既除自當別議　録中興節義後　冬十月置煥章閣藏高宗御集　鄭僑使金賀正旦張時修副之金主病篤傳旨免朝見令就東上閤門進書僑與時修抗辭謂閤門者乃臣僚進獻表章之地皇帝國書豈當於此投進乃令

且就館至元日遣還明日金主告殂使還未至會光宗受禪遷給事中十二月召朱熹上封事曰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

己酉淳熙十六年春正月以周必大留正為左右丞相

呂中曰相位之所以屢易者蓋懲秦檜專權之獘也然二十八年命相十有七人洪文惠三閱月而罷張

魏公蔣子禮皆四閱月葉夢錫十閱月湯岐公葉正簡魏文節皆不踰年陳魏公一年七閱月趙魏公二年九閱月惟虞雍公滿三年而王魯公六年九閱月此其最久也若周益公爰立二年留衛公爰立踰月則同值內禪矣此外再入陳魯公事上凡一年九閱月吏部王魯公各不踰年惟梁鄭公再相僅五年以久病而罷此其最久也淳熙十五年沈清臣言天下之務有六一曰論相必天下之真相陛下始也取

之故老重臣既而取之潛藩舊傳或取之詞臣翰墨或取之時望名流或取之刑法能吏或取之刀筆計臣或取之雅重脫易或取之行實自將或取之跅弛誕謾或取之謹畏柔懦或取狡猾俗吏或取勾稽小才始也取之奸豪詭詐皆空鄙之人而卒也任之柔懦委靡無可立之志間有度量沉靜而經畫甚淺心存社稷而才術甚踈表裏忠讜而規制良狹其他則以空踈敗以鄙猥敗以欺誕敗以奸險敗以浮誇敗

以貪墨敗以詭詐敗以委靡敗然則焉用彼相哉

二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壬戌上内禪移居重華宫皇太子即皇帝位立妃李氏為皇后　上壽聖皇太后尊號

詔求言　下戒勵詔　詔職事官日輪面對秘書郎權吏部郎官鄭湜因轉對首言三代以還本朝家法最正一曰事親二曰齊家三曰教子此家法之大經也自昔帝王雖有天下之富而不以天下養其親惟高宗享天下之養壽皇躬天下之孝二十有七年人無間言

此聖賢之所難也陛下率而行之必如壽皇然後無愧也本朝歷世以來未有不賢之后蓋祖宗家法最嚴子孫持守最謹也后家待遇有節故無恩寵盈溢之過妃嬪進御有序故無忌嫉專恣之行宮禁不與外事故無斜封請謁之私此三者漢唐所不及也陛下能謹閨家之義察女壯之戒則齊家之道得矣皇子岐嶷之性過人遠甚然在王所者左右前後皆善士也王誰與為不善講讀之官進見有時志意不通休沐之日或至多

於講讀時而在左右前後之人與王親狎朝夕無間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之物也願陛下盡事親之道以全帝王之大孝嚴家法之義以正内治之紀綱明教子之規以壽萬世之基本　三月皇子擴進封嘉王夏五月周必大罷相　秋九月赴省舉人定以二月一日引試　冬十月詔大臣裁節冗費　十一月詔遵祖宗成憲　是歲金主雍死孫璟立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十一

宋 劉時舉 撰

宋光宗

庚戌紹熙元年春二月申明御史彈奏二十條御史臺彈奏格三百五條本淳熙所定至是劉光祖摘其有關於中外臣僚握兵將帥后戚内侍兵農禮樂詭雜風俗奢僭之事凡二十條奏乞付下恪守上從之 詔壽聖帝

典章法度類編成書當遵而行之　以趙汝愚知貢舉而宗室知貢舉自此始　右丞相留正請建儲上曰少俟議之　貶姜特立時特立譙熙載以春坊舊人得幸特立除知閤門事留正為右揆通亞參尚闕特立忽見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揆而葉張二尚書中擇一人誰實先之明日正奏具論其招權納賄之狀上大怒罷特立與興國官　夏五月親試舉人賜余復以下五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罷劉光祖言職是春何

澹同知貢舉光祖除殿中侍御史首上學術邪正之章及奏名光祖被旨入院拆號與澹同席謝深甫逼澹曰近日風采一新光祖曰光祖非立異也但常日為大諫所言者則自言之耳澹出同院謂光祖曰何自然見公所上章數日為之怳惚日餌定志丸他可知也未幾深甫除右正言至是光祖坐論吳瑞孫璫事忤旨出為潼川府轉運判官澹遷御史中丞議論自此分矣吳瑞者舊以巫醫為業上在潛邸先是上皇有病國醫不能療吳瑞療治

有功上既受禪擢閤門宣贊舍人又遷帶御器械澹三
上疏論之不報給事亦封還勅黄上以御筆諭止之光
祖再上疏言小人逾分干請而使給諫不得行其職輕
名器虧紀綱褻主權是一日而三失也疏入上命大臣
令都司諭止之光祖言益力上不樂徙光祖爲太府少
卿由是遂出　蠲減充窠名版帳錢　秋八月詔造新
歷　冬十月改左藏西上庫爲封樁下庫　減廣西五
州鹽直鹽數　命監司帥守舉人才　命潭州經界緩

不克行　保任京官犯贓連坐　湖北會子初行兩界

辛亥紹熙二年春正月詔修紹熙會計録　詔裁節浮

費自今内諸司所給賜所營造所取索悉從有司定為

中制惟正之供濫恩横例皆釐正之詔謁者趙彦逾何

澹同稽考其後亦不果裁節焉　夏四月初命任子簾

試以革代筆之弊　工部侍郎潘景珪言法令一書久

不删潤乃復置詳定敕令局差詳定一員删修官三員

五月太學生余古上書言上宴遊無度聲樂不絶宫

女進獻不時伶人出入無節宦官侵奪攝政隨加寵賜或至超遷更建樓臺不輟興作深爲陛下不取也甚至奏胡戎樂習齋郎舞乃使嬖妾雜以優人聚之數十飾以怪巾施之異服備極惡醜以致戲笑至亡謂也帝覽書怒始以編管議古罪言者乞從寬宥乃送秀州聽讀

右丞相留正請復建儲上曰俟過宫與壽皇議之既而諭正壽皇聖意亦欲少緩　六院官復入雜押　秋中丞何澹有所生繼母之喪請解官持服　冬十一月

壬申冬至郊風雨大至上震懼感疾后李氏大將李道女也悍而妬欲撥立子嘉王爲儲嗣因宴而請於壽皇未許后不遜壽皇有怒語后銜之乃造言謂壽皇有廢立意上驚疑疾愈甚及聞後宫有暴死者上震懼其疾不能痊平

壬子紹熙三年春正月上以疾不瘳乃御内朝於是重華宫溫清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羣輔羣臣封章沓上都人始憂　臣僚上言臣願陛下先清心寡欲躬自節儉然後明詔大臣裁立經費上自乘

興下至庶府一切量事裁酌罷其不急損其太過　令人胡永年積官至武功大夫遇恩乞任子吏部尚書趙汝愚奏永年樂藝出身難以任子望立為定法從之
夏四月童子科吳綱年九歲能誦六經語孟以壽皇聖帝親特改承務郎　皇伯嗣秀王伯圭拜太師　蜀鹽復舊法聽從民間自煮鹽歲輸課利　增印兩淮會子
秋七月瀘州軍亂　蠲減蜀中重額錢
癸丑紹熙四年春正月詔江上諸軍陞差統制至准備

將者令主師解發三人赴總領所選擇一名事既行諸將皆不以為便　三月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察院汪義端有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為宰執汝愚力辭復命當筆學士申諭聖意汝愚乃受命　趙汝愚言舊法聽改官者皆以三考為一任今以三考之外未罷竒零日內輙敢從旁干請已非法意詔未成考人於後任湊成三考聽舉改官應著為令　夏五月左丞相留正以論姜特立待罪　親試舉人賜陳亮以下三百九十人及

第禮部舉人以亮冠多士朝野相賀　李僑年五十四調成都府司户參軍自以禄不及養乞以一官回贈父母上嘉其志特詔以本官致仕父母皆予初品官封蓋異數也　録先聖後詔以文逺子為承奉郎　冬十一月戊寅上朝重華宫　左丞相留正復視事　十二月布衣王孝禮言今年冬至日影表當在十九日壬午而會元歴乃在二十日癸未係差一日乞將修内作所掌銅表圭降付太史局測驗從之　以朱熹為湖南安撫

知潭州是冬使人自金回金問朱先生安在荅以見在
擢用回白廟堂遂有是除　吏獨員薦士法
甲寅紹熙五年春三月壽皇不豫　夏四月朱熹始拜
命赴潭州　五月壽皇疾寖棘上不能視疾人情益懼
王府贊讀黄由乞令皇子嘉王過重華宫問疾甲申嘉
王至重華宫壽皇為之感動戊寅以壽皇服藥故乃大
赦　六月丁酉夜壽皇崩於重華宫上猶未能出嘉王
數入禁中泣請未遂中外訛言靡所不至翌日宰執奏

事退太皇太后御札付宰執已下命宰執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左丞相留正樞密趙汝愚參政陳騤同知余端禮率百官詣文德殿拜表畢退聚重華殿廬議成服典故端禮引唐肅宗朝羣臣發哀太極殿故事附中使王公昌入奏是日太皇太后有旨皇帝以疾聽就內中成服汝愚請太后垂簾不許　丁未留正等奏嘉王仁孝夙成學問日進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乙卯再擬指揮進入上怒書八字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而以手札付

留正其議猶未決也　利州西路帥吳挺卒　革兩川

牒試弊　秋七月壬戌左丞相留正逃歸　辛酉上正

臨朝仆於地都人大駭工部尚書趙彦逾見汝愚白事

汝愚微告以翊戴之議遣中郎將范仲壬以告殿帥郭

杲汝愚知太皇太后深以宗社為憂將白事焉而難其

人有知閤門事韓侂胄者太后女弟之子也張宗尹同

在閤門遂令侂胄以内禪事附宗尹入奏又使閤門宣

賛舍人傅昌期密製黄袍時王在嘉邸猶未知也甲子

果與步帥王仲先分兵衛南北内太皇太后垂簾命閤
禮引嘉王先入汝愚出太皇太后聖旨云皇帝以疾至
今未能執喪曾有親筆自欲退閒皇子嘉王可即皇帝
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王固辭且顧
汝愚曰某無罪恐負不孝之名閤禮等以黄袍披上上
拒不受汝愚固請遂即皇帝位於東楹之素幄次行禫
祭禮都人聞之始安乃大赦天下赦文有曰冲懐每念
於退閒親翰嘗頒於近輔先是京口諸軍亂言洶洶襄

土歸正人陳應祥亦謀為變舉事前一日登極赦書至遂敗　是晚沈有開彭龜年乞奏事上慘然久之曰前日聞大臣有建儲之話此亦可以息浮言安人心今忽遽乃爾早泣告慈福不可至今悸動

呂中曰光宗自在潛邸以令德著聞孝宗屬意卒受內禪未幾不幸嬰疾享國不永而能以神器授之聖子付託得人豈不美哉

詔建大安宮以奉太上皇帝太上皇后　尋詔五日一

朝百官月兩朝　立崇國夫人韓氏為皇后　上既立
趙汝愚奏乞禮請留正上從之而侍御史張叔椿劾留
正擅去乃從叔椿吏部侍郎而留正復相　戊辰詔求言
以章穎為侍御史黄艾為左司諫　鄭湜使金告登
位范仲壬副之　己巳趙汝愚兼參知政事　庚午朱
熹自湖南召赴行在先是黄裳為嘉王府翊善光宗宣
諭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因進曰若欲進德修業
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帝問曰誰

以熹對彭龜年繼為宮僚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嘉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之說自後每講必問熹之說如何故即位首召之

辛未以黄裳為給事中陳傅良彭龜年並為中書舍人黄由為起居郎沈有開為起居舍人　乙亥以趙汝愚為右丞相辭不拜陳騤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叅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　賜前宰執侍從詔訪以得失　丙子大風　戊寅賞定策功以郭杲除武康軍節度使　韓侂

冑除汝州防禦使初侂冑以内禪為己功所望不過節鉞知閤劉弼嘗從容以告汝愚汝愚不答侂冑不滿所望漸有邪謀　辛巳趙汝愚辭相除樞密院　壬午貶内侍林億年陳源楊舜卿以光宗已病不能時過宮源等離間之罪　癸酉余端禮辭同知樞密院事　甲申羅點簽書樞密院事　詔兩省官看詳封事具要切者以聞　戊子詔百官日輪一員面對　八月辛卯初御行宫行殿聽政　辛巳除朱熹煥章閣待制　甲午增

置講讀官以黄裳陳傅良彭龜年為之壬寅賜講讀官

詔　乙巳詔晚講官坐講尋罷　詔以生日為天祐節

詔諸道舉廉吏糾汙吏　皇弟柄進封徐國公禮部

侍郎　上率羣臣朝泰安宫　許及之等請祧宣祖廟

而祔壽皇詔侍從禮官集議　是年趙汝愚秉政遂祧

禧宣二廟而正太祖東嚮之位朱熹力爭不聽　丁未

議賑諸路水旱　乙卯安南國王李龍翰加封思忠功

臣　減廣南鹽額　章隸黄文罷言職　謝深甫為御

史中丞先是侂胄恃功意望建節恨趙汝愚抑之有怨言徐誼為京尹勸汝愚以節度使授之汝愚悔遣人諭侂胄侂胄荅語不遜遂日夜謀引其黨為臺諫以擯汝愚會汝愚奏除劉光祖侍御史陳騤忽奏曰劉光祖與臣有嫌令光祖入臺願先避位汝愚愕然而止侂胄遂以内批除深甫盖侂胄與騤合謀已久汝愚未之覺爾

黄度為右正言度在言路未幾欲論韓侂胄之姦侂胄知之以内批斥去　丙辰罷留正相位於是朱熹赴

召至信州聞之有憂色未幾諫議張叔椿再劾留正擅去相位詔降正觀文殿學士　復命趙汝愚為右丞相詔侍從兩省臺諫各舉通亮公清不植黨與曾任知縣者二人　丁夘劉德秀為監察御史時趙汝愚奏乞令近臣舉御史許之始議除兩人諸公舉吴獵者最多名在其首游仲鴻次之德秀為大理寺主簿與侂胄深交侂胄乃諭中司令薦德秀因以内批令兼用中司舉者一人德秀遂與吴獵並除其黨以次而進言路遂皆

侂胄之人一時善類排斥無餘蓋十餘年而後定云

庚午簽書羅點卒　辛未合祭天地於明堂上以孝宗之喪命趙汝愚朝獻景靈宮命嗣秀王伯圭朝享太廟而親祀明堂乃大赦天下趙汝愚為政首裁仰僥倖以故人多怨者自祖宗以來人主登極凡列郡守臣率得任子恩間有闕守臣而以幕職班行攝之者亦官之如例英宗即位司馬公時知諫院嘗以為言不聽上受禪肆眚汝愚因進言始命監司郡守許上表進貢推恩內

守臣係權官者免進貢其表聽附遞是歲五月以孝宗大漸嘗肆赦七月上登極九月宗祀明堂尚書省契勘一歲之間三行赦故恐有兇惡累犯之人指恩作過內曾犯徒流罪已經登極赦恩免罪後再犯徒流以情涉理重者未得斷遣別聽朝廷指揮其指揮與赦文同降但以白紙連書於黃牒前云二事皆前所未有也　京鏜簽書樞密事侂胄用鏜為黨陳傅良吳旂劉光祖咸先後斥去羣憸附和視正士如仇讎衣冠之禍自此始

矣　壬午黄裳卒裳與羅點相繼殂謝而汝愚之勢益孤　甲申韓侂胄為宣州觀察使侂胄除防禦使不滿上䟽力辭乃止遷一官於是怨趙汝愚益深矣　冬十月辛卯銓量四川守臣朱熹奏五事於行宫便殿　乙未以雷雨詔求言　辛丑减兩浙江東西路和買折帛錢蠲兩浙路丁絹身丁錢一半　雅州蠻寇邊　是日命朱熹講大學　除朱熹國史實録同修撰辭不允　甲辰詔後有看詳封事擇其善者條上　乙巳上大行至

尊壽皇帝謚曰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廟號孝宗　尋詔廟樂名曰大倫之舞　詔建攢宮於永思陵之東南以十一月乙卯權攢孝宗殯宮於永阜陵　丙午郤瑞慶節賀表　壬申曾三復使金賀正旦　是月詔建福寧殿朱熹彭龜年請罷之　閏十月癸亥集議廟制　辛未核實封椿錢　乙亥趙彦逾知建康府彦逾初與汝愚引已同升已而止除端明知建康彦逾怨之遂與侂冑合未幾改除四川制置彦逾益恨入辭疏廷臣姓名

於上指為汝愚之黨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於是上亦疑汝愚矣　復提舉太史局官詔兩省臺諫侍從各舉宗室有文學器識者二人　詔改明年元　賜史浩謚曰文惠　十一月戊子上欲罷朱熹乃降內批朕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趙汝愚獨袖內批還上且諫且拜韓侂胄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侂胄使中使王德謙封內批以授熹熹即附奏謝遂行給事中樓鑰封還錄黃舍人鄧馹面奏

乞留熹上許除宫祠已而不下起居郎劉光祖又言之中書舍人陳傅良再封還録黄有㫖除熹寳文閣待制與郡傅良疏中有朱熹論事頗頻煩迂闊之語盖侂胄嘗言陛下千乘萬騎而熹乃欲令一日一朝豈非迂闊故時人謂傅良因廟議不合陰肆中傷去熹工部侍郎黄艾因侍講問逐熹之驟上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聞侂胄嘗令優人王喜於禁中效熹容止為戲熒惑上聽於是侍講孫逢吉誦言將入諫乃止　登聞

鼓院游仲鴻上言朱熹海内名儒首蒙收召四方傳誦以為天下大老歸之纔四十餘日復有宮祠之命遠近相弔以為天下大老去之則人誰不欲去者若正人盡去陛下何以為國願亟還朱熹無使小人得志養成亂階時侂胄勢方盛人皆為仲鴻危

呂中曰甚矣君子之道難行而小人之奸易售也昔哲宗初年伊川先生入在講筵未幾羣吠紛紛遂有西監之除今寧宗新政晦庵先生入侍經幄未幾權

倖娼疾遽有宫觀之命嗚呼此小人排擯道學之漸

自是而後臺諫糾彈一則曰偽學二則曰偽黨已醞

釀於此時矣

甲午復加安南國王濟美功臣　丙午韓侂胄兼樞密

都承旨　彭龜年論韓侂胄竊弄權柄為中外所附不

去必貽患又奏只緣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太暴故謂陛

下宜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之易去

小人如此之難上初欲兩罷之汝愚聞疏欲兩留之既

而內批彭龜年與郡佐胄既留勢益張矣佐胄因欲併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宋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佐胄然之　詔均內外任汝愚當國言者以為今賢士大夫往往不樂為外官蓋外權太輕雖欲有所施設而不得騁故也今日之勢莫若稍重外重外之權必使帥漕總領可以馴致於從官而後可久任可久任而後可以責事功詔可未幾汝愚去位亦不克行

辛亥雨木氷　詔用三年之制　以明州潛邸改慶

元府　十二月乙巳朔禁民間妄言宮禁事　戊辰以陳康伯配饗孝宗廟庭　己巳陳騤罷　庚午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皆侂胄引進將以助已彭龜年上疏攻侂胄乃罷趙汝愚請留彭龜年而上不允　陳傅良為陳雨所劾劉光祖為德秀所劾坐留朱熹之罪傅良罷中書舍人光祖罷起居郎

是歲詔賑諸路水旱　築紹熙堰淮東提舉陳損之以淮田多沮洳因築堤數百里捍之得良田數百頃事

閩錫名紹熙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十一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十二

宋 劉時舉 撰

宋寧宗一

乙卯慶元元年春正月丁亥蠲兩淮租稅　黎州蠻寇邊　詔兩浙淮南江東路荒歉諸州收養遺棄小兒以陰雨賑濟行在貧民尋詔釋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路杖以下囚　丙辰白虹貫日　二月詔兩浙諸州勸

民耕墾荒田　詔帥臣監司歲終考郡守臧否以聞

趙汝愚罷相右正言李沐奏乞罷趙汝愚政柄以尊安天位杜塞姦源是日汝愚竟出浙江亭待罪詔宣押赴都堂治事沐又再上書汝愚遂罷相章穎徐誼上疏乞留汝愚李祥楊簡坐汝愚黨並罷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上書竊見諫官李沐論前相趙汝愚所為乖戾隨即罷去若慮陛下父子之際懐不自安故黜汝愚以安天下亦未為過如沐所言則以為汝愚自居同姓數談夢兆

專政擅權欺君植黨殆將不利於陛下以此加誣其實不然汝愚之去中外咨憤而言者以為父母歡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章穎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既而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相繼抗論毅然求去一旦祥有補外之命惡其與簡扶植正論潔身而去極力擠排同日報罷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涕泣而相告曰使二人者茍有一毫為己之私豈肯自附於已去之宰相而犯虎豹九關之怒哉今李沐自知邪正之不兩立而公論之

不直於已乃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
下之聽臣以二人之去若未足惜殆恐君子小人消長
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陛下獨不
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是時假非汝愚
出死力定大議使陛下得以成壽康皇帝揖遜之志行
孝宗皇帝未舉之喪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
汝愚方位樞府秉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尚不於此
時為利今朝廷清明上下定安乃有異志乎願陛下念

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詔宏中等罔亂上書扇揺國是各流五百里中書舍人鄧馹言臣仰惟國家開設學校教養士類德至渥也自建太學以來上書言事者無時無之累朝仁聖相繼天覆海涵不加之罪甚者押歸本貫或他州聽讀而已紹熙間有布衣余古上書狂悖若以指斥之罪坐之誠不為過太上皇帝始者震怒降旨編管已而臣寮論奏竟從寛典陛下今日編管楊宏

中等六人若以扇揺國是非之則未若指斥乘輿之罪大也以六輩言之則一夫爲至寡也聖明初政仁厚播聞睿斷過嚴人情震駭所有録黄未敢書行是日有旨李沭除右諫議大夫劉德秀除右正言知臨安府錢象祖捕諸生押送貶所未幾駟罷出知泉州侂胄旣誅有旨褒録上書之士宏中衕皆循一資端朝仲麟各免文解一次傳已死以束帛賜其家

呂中曰父有天下傳歸於子此古今之常也後世以

人臣往往貪天之功以為己力非小人之尤者乎嘗聞哲廟之立本宣仁保祐之賜與諸大臣建請之功羣憸矯誣乃以定策歸功蔡確而上謗宣仁下累王珪遂為元祐大臣不可解之禍其往轍可鑒矣今我寧考纂承大統蓋慈福宮定計於内趙忠定諸臣効賛於外侂冑何人夤縁戚里蒙蔽朝廷既攘奪其功掩為己有猶且附會言章竄之於必死之地亦獨何心哉然則確與侂冑其罪俱不勝誅矣

余端禮兼參知政事四月為右丞相京鏜知樞密院事

己卯雨土　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庚寅太白經

天　命侍從等官集議江南松江諸州行鐵錢利害條

具以聞　夏四月丁巳太府寺丞吕祖儉上疏乞留汝

愚併論朱熹彭龜年不當逐語侵韓侂胄故也中書舍

人鄧馹封還録黄詔祖儉志在無君其罪當誅姑從竄

斥乃安置韶州尋改吉州　都城大疫　詔戒勵風俗

時知名之士罷斥相繼人情洶洶韓侂胄患之侍御史

楊大法右正言劉德秀乃乞降詔以國是尊君中道等事訓飭在廷有不如詔者重置典憲詔乃直學士院傅伯壽所草也伯壽則奴事侂胄隷人蘇師旦致身通顯至是草詔以詆善類　丙午置廣惠倉詔諸路提舉司置修胎養令　劉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偽而已彼口道先王語而行如市人所不為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垂意規恢首務核實凡虛偽之徒言行相反者未嘗不深知其奸臣願陛下以孝宗為法考核

真偽以辨邪正詔下其章　庚午德秀又劾國子博士孫元卿太學博士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去司業汪逵入劄子辨之德秀以為狂言逵亦罷　己未復置臺諫言事簿　庚午詔三衙江上諸軍主帥將佐舉自代一人歲舉所知二人　癸酉命韓侂胄為樞密都承旨固辭乃拜保寧軍節度使提舉萬壽宮初徐誼嘗告汝愚以節度使畀侂胄汝愚不許至是建節　秋七月丁酉御史中丞何澹上䟽論專門之學流而為偽空虛短拙

變詐沽名頗風厲學者專師孔孟不必自相標榜詔榜朝堂後七日吏部郎官糜師旦亦建言請考核真偽未幾遷左司員外郎時有張貴謨者指論太極圖說之非澹又上疏論在朝之臣大臣既熟知其邪正之迹然不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

吕中曰我朝自王安石以新經破舊說凡學校科舉之間皆以王氏之經從事士用新進國尊新法而天下自是多事矣孝宗皇帝崇尚伊洛之學一時明師

大儒相繼而奮張栻在湘朱熹在閩呂祖謙在浙皆推明是學以續孔孟正脉之傳天下學者翕然從之得其統者互以傳授凡巖谷草野之間皆出一轍學校科舉取人士大夫立身事君無不源流於是學之中涵養陶成士習粹美自小人用事摧靡道學而名之以僞海内之士瀾倒風從不惟禮義廉耻有所不顧而學士大夫之衣冠亦更變以趨時未幾異說橫興兵端驟起非朝廷慨然鋤去大奸以復正學幾為

東南不可解之禍師道不立其流弊乃至此哉曩者
紹興之前一時風俗之好尚為士者喜言時政為吏
者喜立功名誠不能無所偏而執事懲之過甚遂一
舉而厭薄之稍自好者斥以偽學欲自立者號以朋黨
從是世俗毀方為員變真為佞而流風之弊有不可
勝言者矣
何澹復力攻趙汝愚乃落職罷祠十一月責授寧遠軍
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徐誼坐言汝愚亦貶南安軍明年

汝愚卒於永州汝愚既貴道過衡州已病又為守臣錢鍪所窘遂自服藥而卒天下寃之訃聞有旨追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汪義端繳還復官之命從之時有廸功郎趙師古者上書乞斬汝愚事雖不行然侂冑之黨以汝愚有定策功惟恐其復進故當時謂汝愚不死事固不可知也　己亥太白晝見　八月己巳詔内外諸軍主帥條將佐士卒罷械船艦可用與否及控扼防守之策以聞　都城水　以久雨決繫囚　冬十月乙丑

陞潛藩府以秀州為嘉興府舒州為安慶府嘉州為嘉定府英州為英德府　十一月己酉雨土　戊戌加上帝后尊號壽聖隆慈備福太皇太后尊號加惠慈二字太上皇帝聖號曰聖安仁壽太上皇后尊號曰仁壽命宰執大閱　庚戌何澹言薦舉弊　是月詔諸司連銜薦舉　十二月朱熹上疏辭職名詔依舊秘閣修撰仍舊宮觀

丙戌慶元二年春正月戊子雷　庚寅余端禮為左丞

相京鏜為右丞相鄭僑知樞密院事謝深甫參知政事何澹同知樞密院事京鏜自上登極與侂胄深交遂為執政　劉德秀論留正四大罪其首云引偽學以危社稷乃落職罷祠韓侂胄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除不附己而已不能巧為說以擠善類也而士大夫嗜利無耻或素為清議所擯者乃教侂胄言凡相與為異者皆道學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為言名道學則何罪當名曰偽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其

廉潔好修者皆偽也於是憸壬險狠猥薄無行之徒利其說之便攘臂奮袂以攻偽干進而學禁之禍酷矣
二月知貢舉葉翥倪思劉德秀奏論文弊上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録之類盡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矣六月張釜請申禁偽學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黨欲盡除之一時號為君子無不斥逐太皇太后聞而

非之乃詔臺諫給舍論奏毋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救偏建中之意御筆既出韓侂冑及其黨皆怒時劉德秀為諫長與察官張伯垓等上疏言繼自今舊奸宿惡或滋長不悛臣等不言則誤陛下之進用言之則礙今日之御札若俟其敗壞國事如前日而後進言則徒有噬臍之悔三者皆無一而可望下此章播告中外令舊奸知朝廷紀綱尚在不至放肆從之尋詔改不必更及舊事為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冑與其黨攻治之志愈

急矣御筆之出也黄黼為殿中侍御史獨上言治道在
黜其首惡而任其賢使賢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
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於心此皇極之道也
至於前事有合論列事體明證有關國家利害者臣不
敢不以正對疏奏黼竟徙他官未幾罷去而姚愈遷殿
中侍御史八月丙辰太常少卿胡紘建言比年偽學猖
獗圖為不軌近元惡殞命羣邪屏迹或者議取前日偽
學之姦黨次第用之望宣諭宰執權任進擬後二日遷

知起居舍人十一月監察御史沈繼祖奏朱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麄食淡衣褒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魅及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公不廉等乞褫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送別州編管詔朱熹落秘閣修撰罷宮觀竄元定於道州侂胄欲論朱熹無敢先發者胡紘銳然任責物

色無所得經年醖釀章疏乃成會建禮樂之議遷太常少卿紘遂以藁授繼祖云

吕中曰治平以前臺諫之所彈擊出於議論之公熈豐以後臺諫之所彈擊出於觀望之私王吕用事其所惡者蘇軾孔文仲也故李定謝景温為之鷹犬章蔡弄權其所惡者元祐諸君子也故張商英來之邵為之鷹犬秦檜賣國其所惡者岳飛張浚也故万俟卨何若為之鷹犬今侂胄擅命其所惡者非道學之

名儒乎而李沐沈繼祖輩之所彈劾一則曰偽學二則曰偽黨是亦佗胄之鷹犬耳

復置編修敕令所提舉官　三月己亥皇弟柄封吳興郡王　孝宗之喪上實以嫡孫行三年服監察御史胡紘言皇帝為孝宗喪當服期詔侍從百官議釋服吏部尚書葉翥等言請以六月六日大祥禮畢皇帝及百官並從吉服七月一日皇帝御正殿饗祖廟將來禫祭令禮官檢照累朝禮例施行　四月庚戌詔羣臣所議雖

合禮經然非朕追慕之意　丙午上慶元會計録　傅伯壽言國子生員多濫請自今職事官期親躉務官子孫乃得試補從之　夏四月甲子余端禮罷　壬申何澹參知政事葉翥簽書樞密院事　乙亥增置監察御史一員　五月不雨　辛卯賜舉人鄒應龍四百九十有九人　甲午減諸路折帛和買錢三年　建華文閣奉藏孝宗皇帝御集　甲辰改慈福官為壽祠宮　六月乙丑令監司帥守各於歲終以所部縣令分臧否上

中下三等合平而為七次春上奏頒之考功取旨陞擢　丙子皇子埈生至八月薨追封兖王謚曰冲惠　秋七月丙戌以生皇子詔諸路死罪囚釋杖以下流人呂祖儉等量移內郡太學生楊宏中等各押歸本貫聽讀　戊子劉德秀請付檢正都司考核守臣所陳便民五事取其近情合理者以聞　八月戊戌韓侂胄特加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　九月丁亥復分利州為東西路　冬十月戊申上冊寶於慈福壽康宮　辛亥冊皇后

韓氏　甲戌大閲　十一月庚寅上詣壽康宫上太上皇帝寛恤詔令　壬辰京鏜上孝宗淳熙寛恤詔令韓侂冑爲其父韓誠請謚誠乃神宗外孫也娶憲聖皇后女弟積官横行承宣使未嘗更歴事任時黄唐爲考功郎言其不可因求去遂命館職官一員暫權考功遂謚誠曰忠定

丁巳慶元三年春正月壬寅樞密鄭僑罷謝深甫兼知樞密院事　二月神宗玉牒高宗實録成　大理司直

部裒然請詔大臣自今權臣之黨偽學之徒不得除在内差遣詔下其章　復紹熙陞差將校法委主帥選擇審覈保明　三月建東華門　竄内侍王德謙上即位德謙驟遷承宣使是春德謙求建節上許之德謙乃薦吳宗旦為刑部侍郎直學士院宗旦為德謙草制且引天寶同光故事為比臺諫交章遂寢其命言者以宗旦交結德謙坐追三官又劾德謙為人求官贓以鉅萬計嘗以導駕燈籠自奉服食擬乘輿獄未成降為團練使

使居撫州十二月安置汀州　禁浙西圍田　詔有司
奏讞議罪不當者論如律　夏四月丙午雨土　旱
乙丑雨雹　閏六月甲戌內出銅器付尚書省毀之民
間並赴官收賣　甲子論留正共引偽學之罪貶邵州
大奚作亂　秋八月戊子復置嚴州神泉監　甲午
均諸路職田　九月壬寅以旱詔四川制置總領諸司
蠲放民賦　乙丑令帥臣監司臧否郡守　詔監司郡
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甘結聲說非偽學之人秋當

大比漕司前期取家狀必欲書以不是僞學五字時有
柴中行爲撫州推官獨申漕司云自㓜習易讀程氏易
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十二月知綿州王沇乞置僞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僞學
舉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
與閒慢差遣從之僞學黨逆得罪者凡五十九人
宰執四人趙汝愚留正王藺周必大待制以上十三
人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

林大中黄由黄黼何異孫逢吉餘官三十一人劉光祖吕祖儉葉適楊芳項安世沈有開曽三聘游仲鴻呉獵李祥楊簡趙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逵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黄度張體仁蔡幼學黄灝周南呉柔勝李𡌴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武臣三人皇甫斌危仲壬張致遠士人八人楊宏中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傅徐範蔡元定吕祖泰

太學生削何澹名治其罪　冬十一月癸酉雷　丙申

赦　十一月辛丑上孝宗徽號加紹統同道冠德昭功
八字　是日太皇太后崩於慈福宮詔報期明年加謚
憲聖慈烈皇后　癸卯日南至祀天地于圜丘　赦天
下　壬子車駕自慈福宮還大內　十二月丙子始御
正殿　丁丑紹興府以太后殯宮故蠲貧民身丁折帛
絹綿錢　甲申雨土　詔銓試依舊制二人而取一
革樞密院以密白補官
戊午慶元四年春正月京尹趙師𢍰除工部侍郎仍冑

妻早死有四妾皆封郡夫人其次十人亦有名位去歲有獻北珠冠四枚者伲胄喜以遺四夫人而十人慍伲胄患之師睪時守臨安亟出十萬緡市北珠為十珠冠乘伲胄入朝未歸遣人致饋十人者大喜分持而去伲胄歸十人者咸來致謝遂以翼日都市行燈羣婢皆頂珠冠而出明日語伲胄曰我曹夜來過朝天門都人以為稀有咸聚觀焉郡王柰何不與趙大卿轉官耶翼日又言之故有是命伲胄嘗與衆客飲南園過山莊指其

竹籬茆舍而謂曰此真田舍間氣象所惜者欠鷄鳴犬吠耳少焉有犬嘷於叢薄之下亟遣視之京尹趙侍郎也侂胄大笑其後京尹坐他事罷諸生為詩誚之有也曾學犬吠村莊之句即指此也　丙寅葉翥同知樞密院事七月罷　丁卯兩浙江淮荆湖四川民流詔有司舉行寛恤之政　二月辛未詔兩省侍從臺諫各舉所知一人毋舉宰執子弟親黨　三月己丑以憲聖殯宫之役蠲臨安紹興府租稅有差　經筵進讀三朝寶訓

夏五月己亥韓侂胄為少傅賜玉帶以朝　己酉詔禁偽學　禁女冠毋入大内　秋七月罷榷茶　丁逢入見極論元祐建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為證時薛叔似葉適坐汝愚黨久斥皆起家為郡故逢有是言宰執京鏜何澹大然之翌日除軍器監　八月久雨命決繫囚丙子謝深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許及之同知樞密院事　庚辰白氣亘天　丙戌以太上皇帝聖躬清復詔詣壽康宫上壽　九月壬寅太白

晝見　癸夘太白經天　京鏜上重修勑令格式申明
詔頒天下　是月詔造新歴　冬十二月丙戌再蠲臨
安府身丁錢　是歲育宗室與愿于宫中
己未慶元五年春正月蔡璉誣告趙汝愚定策時有異
謀乃議送大理侂胄欲問彭龜年以實其事中書舍人
范仲藝謁侂胄語之曰章確之權不為不盛然至今得
罪於清議者以同文之獄故耳相公胡為蹈之侂胄曰
某初無此心京鏜劉德秀實主其議既而臺諫官連疏

有請詔以累經赦宥於是彭龜年追元官勒停曾三聘追元官而趣補進義副尉　乙卯果州學官王莘罷辛酉初命漕臣無出身者勿差官考試　壬戌建玉堂二月乙丑胡紘罷　庚午雪　癸酉白氣亘天　乙酉諫議張釜劾劉光祖佐逆不成蓄憤懐姦欺世罔上五罪詔光祖落職房州居住先是光祖撰涪城學記有世方以道為偽而以學為棄物夫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學者盍謹所先入以待豪傑之興此語聞於朝

乃有是命　三月罷監司臧否郡守之制　戊申四川行對補錢引法　夏四月用察院程松言詔大理評事已改官未歷縣人並令親民一次著為令　五月壬辰朔新歷成　戊戌親試舉人賜曾從龍等四百十有二人及第　丁酉以久雨民多疾疫命臨安府賑恤之　壬子命諸州學置武士齋舍　六月丁逢罷　是夏盜竊太廟金寶　秋七月癸丑劉德秀罷　甲寅禁高麗日本商旅博易銅錢　八月癸亥白氣亘天　辛巳太

廟太祖夾室柱生芝　上過壽康宮上太上皇帝壽
戊子立沿邊諸州武舉取士法　冬十月丙子金使來
賀瑞慶節　陳自强上政目三十事　十一月己丑詔
復右司一員　十二月庚午建安仁宅惠濟倉庫於廣
東水土惡弱諸州以給士大夫之罷而不能歸者　是
月編慶元寛恤詔令　賑諸州水災
庚申慶元六年春正月己亥皇子坦生　二月詔諸路
雜犯死罪以下囚釋杖以下以皇子生故也　己丑雨

土　戊寅上太上皇帝玉牒　乙酉雪　閏二月庚寅京鏜爲左丞相謝深甫爲右丞相何澹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乙巳留正致仕　辛亥吳曦以殿前都指揮使爲昭信軍節度使　詔許用前宰執舉狀爲職司以待執政之子弟焉　三月甲子朱熹卒熹以去年四月致仕至是卒於建陽之考亭熹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

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狥俗以茍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歴仕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而加損也自熹故其道愈久而愈彰其學愈久而愈盛亦可見此理之在人心未嘗泯也　辛未幸聚景園　夏四月辛亥奏院鄧友龍請毋用偽黨除察官　初置資善堂

小學教授　五月旱詔求言壬申雨　丁丑詔三省樞密院看詳封事擇其可行者以聞　丁亥壽仁太上皇后崩謚曰慈懿　壬辰趙善義呉盱使金為告哀使戊申同知許及之以母喪去位　秋七月丁夘陳自强簽書樞密院事自强入都欲求諸州學官闕不遂居逆旅其主人為侂胄拂恭自强因曰我嘗識儀同先生主人曰官人求闕不遂盍見儀同乎自强曰吾貧旅費垂盡聞見儀同所費不少安能辦之主人曰俟語次試為

括出旬餘無耗一日自強方悶坐有直省官持呼召來者約來日午後至府相見自強莫知所謂及往則侍從官以次畢集謁入傳令先召自強佗胄命設坐於堂上鄉之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蹴踖莫敢居上者佗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沉没可念坐客唯唯明日連章薦其才遂除太學録未踰年遷秘書郎入館甫半歲除御史中丞入臺半月餘遂秉政　八月戊寅太上皇帝違豫乃赦天下丁亥太上皇帝崩孝宗之喪趙汝愚當國始

令羣臣服白凉衫皂帶以治事逮終喪乃止論者以為是及光宗之喪禮部侍郎陳宗召復請百官以日易月禫除畢服紫衫皂帶以治事從之　乙未日中有黑子

丁酉左丞相京鏜薨贈謚文穆其子沆請避家諱改文忠議者謂未當改謚莊定鏜與劉德秀最為兇險侂胄未顯時二人與之深交及用事侂胄所為暴虐皆二人敎之云　壬寅皇太子坦薨追封邠王謚曰沖溫

九月己未雷　辛未合祭天地於明堂　赦天下　進

士呂祖泰上書論韓侂胄其言略曰道與學自古皆恃以為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之悟即陳自强何人也徒以侂胄童孺之師而躐致禁從陛下舊學之臣若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厮役人人皆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周筠以皇后親屬俱至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所謂蘇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厮役之周筠者乎其自尊大而

畢陵朝廷一至於此也願陛下亟誅侂胄及蘇師旦周筠而罷逐陳自强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侂胄恚會方行明堂禮故未及問復五日以祖泰上書狂妄坐決杖配欽州　冬十月以韓侂胄為太傅　癸巳在選侍郎費士寅請歷十五考以上無贓私罪犯者聽免職司舉主一員從之　辛丑雨土　十一月癸丑朔宗室與願除福州觀察使改名曮令資善堂授書　己未皇后韓

氏崩　癸亥皇子增生　丙寅上太上皇帝謚曰憲仁聖哲慈孝皇帝廟號光宗　東北地震　十二月癸未朔皇子增薨　乙酉日中有黒子至癸巳乃滅　辛丑權殯光宗於永崇陵　癸夘祔光宗於太廟　詔改明年為嘉泰元年　乙巳蠲臨安紹興府民賦緣殯宮之役也　巳酉吳曦為太尉　是冬括闗外營田租不足　是歲封樁庫錢百萬緡　賑諸州水旱

辛酉嘉泰元年春正月戊午申嚴福建私鹽之禁　壬

戊右丞相謝深甫等薦士三十有五人詔籍記中書以待選擇　丁卯禁銓轄按閲受餽　戊辰雪　庚午以葛邲配饗光宗廟庭　二月壬辰開資善堂　癸巳監察御史林采言僞習之成造端自必大宜加紏削以周必大降官為少保依舊職致仕自朱熹獲罪黨禁益譁稍稱善類斥逐無遺至薦舉考校皆為厲禁姦貪狠籍暴慢恣肆之徒紛紜並起填塞要塗士知修飭守廉隅者例取姍侮或及於禍一時從遊特立不顧者屏伏丘

䂐依阿與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别其非黨　詔修光宗實録　乙未續修吏部七司法　己亥四川初試教官　辛丑雨土　三月丙寅雨雹　戊寅臨安大火以姜特立為寧遠軍節度使　夏四月辛巳下詔自責　辛卯龍州蕃部寇邊　詔戒風俗　戊戌以潛邸為開元宫　五月旱求言　監太平惠民局夏允中者嘗建言當令侂胄平章軍國重事如文彦博侂胄聞之乃上疏乞致仕　丙子雨

丁丑雨雹　六月丙午太白經天　乙卯何澹罷
甲子陳自强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張釜簽書樞
密院事八月釜罷　乙丑賜龔頤正出身　己巳以吳
曦為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先是吳氏世職西陲列聖
皆留其子孫於中朝侂胄欲握兵權乃遣曦入蜀　八
月言者以官冗恩濫請因娶宗女授官者仍舊法終身
止任一子兩府使相不得以郊恩奏門客文學歸正官
不許添差極邊初官不許求辟大使臣丁憂解官遇覃

懇不得遷秩著為令從之　陳自强兼知樞密院事張巖參知政事程松知樞密院事先是松知錢塘縣侂胄有愛姬小故而出松聞之亟召女儈以八百千市之既而供饋之禮甚謹數日侂胄意稍解召之則知為松取矣侂胄怒松聞之亟上謁曰項聞有郡守赴闕者欲得斯人懼遠方小吏不識事體他日有忤鈞顏我為王取之爾姬既入姬具言松所以謹待之禮侂胄大喜即日躐除太府寺丞遷諫議大夫松尤無耻又市一妾獻之

名松壽侂胄遣問之曰柰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疵
賤姓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遂除同知樞密院事
丙戌詔百官復議鐵錢利害　九月辛亥決浙西圍田
己卯雨土　甲戌纂集孝宗朝典禮　冬十月以光
宗憂免瑞慶入貢　丙戌以韓侂胄定策事迹付史館
丙寅太白晝見　十一月始命刑部得薦舉外任人
十二月庚寅復免臨安府身丁錢　是歲諸路旱賑
之　占城國入貢獻馴象二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十二